

板橋林家

的生活



板橋林家

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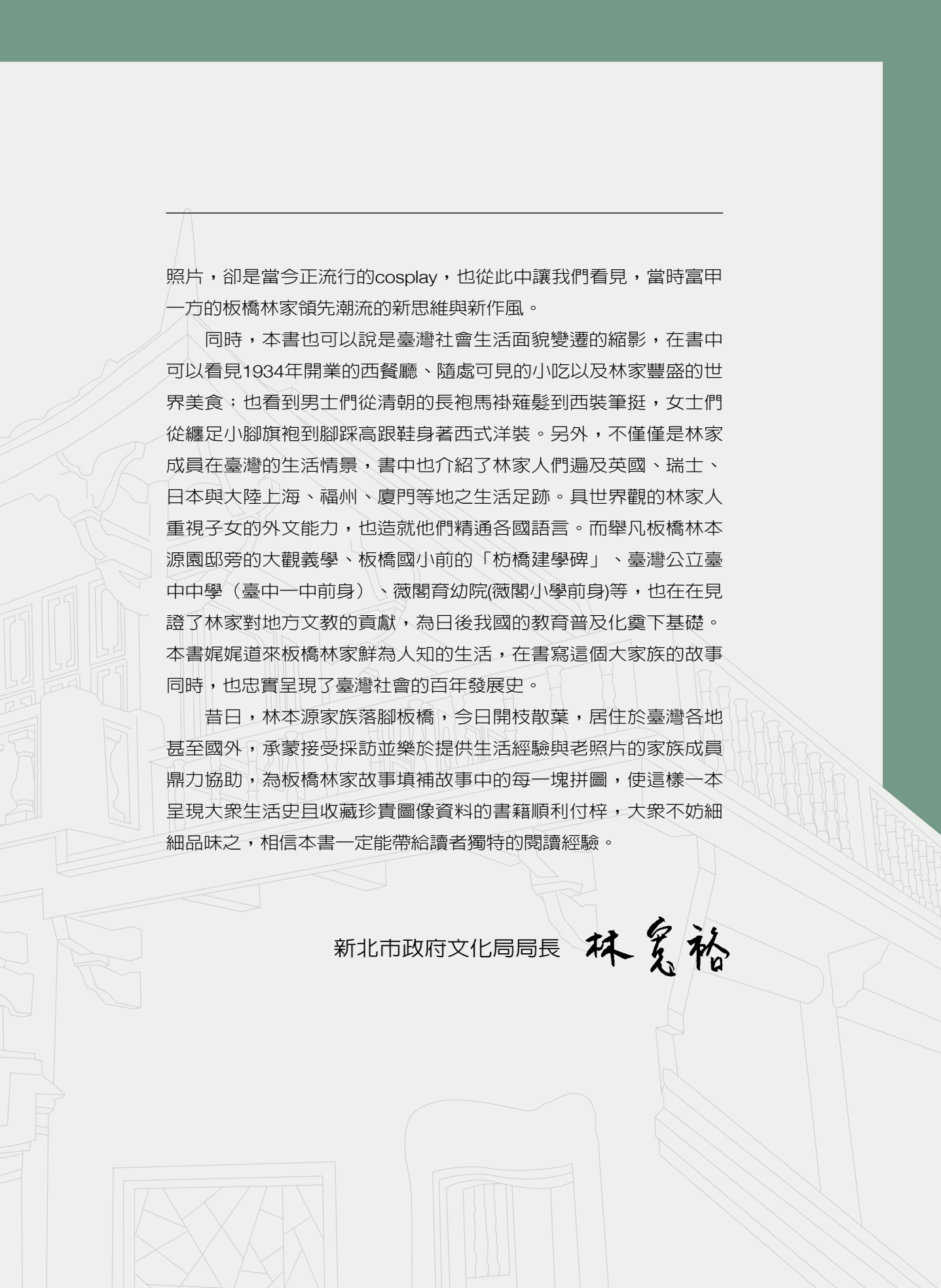


局長序

《板橋林家的生活》

清中葉以降，板橋林本源為臺灣聲譽最隆的家族之一，日治時期仍位列臺灣五大家族，即使光復後，在臺灣依舊占有一席之地。然而歷來關於板橋林家的研究，多集中於家族發展史，或是林本源園邸的古蹟建築之美，較少著墨家族成員的日常生活情形。《板橋林家的生活》一書的誕生，沒有嚴肅的史學研究，只有充滿濃濃人情味的生活奇趣，閱讀其間，也彷彿走入大時代的懷舊時光隧道。

本書最具特色的地方，在於從「食、衣、住、行、育、樂」各面向帶領讀者跟隨林家人一起經歷清朝、日治、民國等不同時空下的生活，書中除了林家長輩豐富的口述生活經驗，另外也取得受訪者同意，收錄了許多從未公開的珍貴照片，例如林楠先生所提供其幼年於鼓浪嶼的全家福盛裝打扮照片，雖是昔日黑白老



照片，卻是當今正流行的cosplay，也從此中讓我們看見，當時富甲一方的板橋林家領先潮流的新思維與新作風。

同時，本書也可以說是臺灣社會生活面貌變遷的縮影，在書中可以看見1934年開業的西餐廳、隨處可見的小吃以及林家豐盛的世界美食；也看到男士們從清朝的長袍馬褂薙髮到西裝筆挺，女士們從纏足小腳旗袍到腳踩高跟鞋身著西式洋裝。另外，不僅僅是林家成員在臺灣的生活情景，書中也介紹了林家人們遍及英國、瑞士、日本與大陸上海、福州、廈門等地之生活足跡。具世界觀的林家人重視子女的外文能力，也造就他們精通各國語言。而舉凡板橋林本源園邸旁的大觀義學、板橋國小前的「枋橋建學碑」、臺灣公立臺中中學（臺中一中前身）、薇閣育幼院(薇閣小學前身)等，也在在見證了林家對地方文教的貢獻，為日後我國的教育普及化奠下基礎。本書娓娓道來板橋林家鮮為人知的生活，在書寫這個大家族的故事同時，也忠實呈現了臺灣社會的百年發展史。

昔日，林本源家族落腳板橋，今日開枝散葉，居住於臺灣各地甚至國外，承蒙接受採訪並樂於提供生活經驗與老照片的家族成員鼎力協助，為板橋林家故事填補故事中的每一塊拼圖，使這樣一本呈現大眾生活史且收藏珍貴圖像資料的書籍順利付梓，大眾不妨細細品味之，相信本書一定能帶給讀者獨特的閱讀經驗。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局長 林寬裕



前言

記錄百年風華

清朝時期，林應寅隻身來臺，或許他和許多來臺灣找機會的漢人一樣，因為原鄉的生存空間飽和，輾轉聽聞臺灣還有大片可開墾之地、缺乏許多各具專才的人士和技術，於是懷抱著「臺灣夢」，冒著一去不回的風險踏上臺灣；他可能也未曾預料到，他的兒子林平侯循著父親腳步來到臺灣，竟走出了一段傳奇。

這段傳奇持續了百年，至今仍說著自己的故事，現今所記錄下的文獻，大多集中在家族如何發跡、經營哪些事業，以及那座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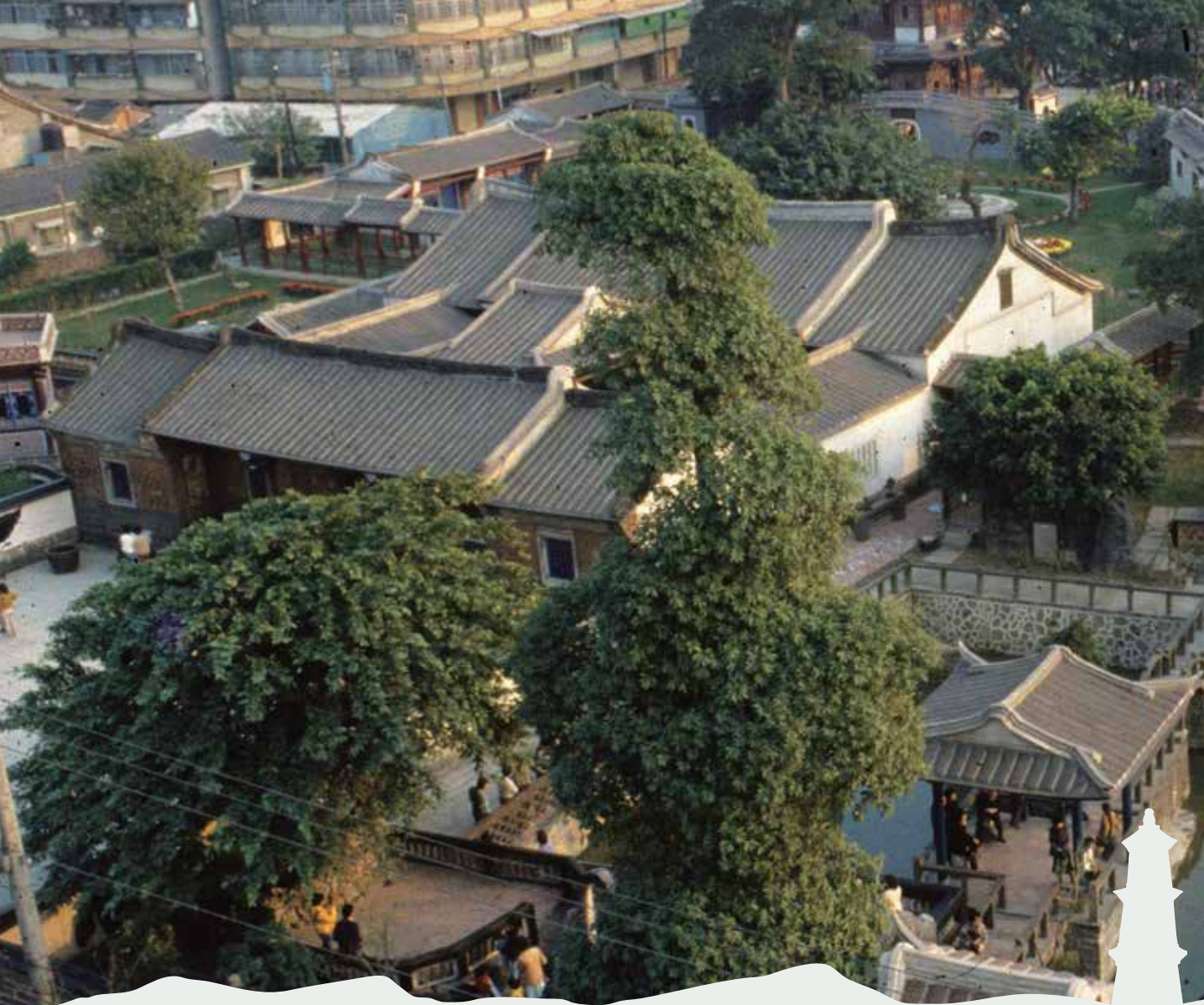




留完整的古老花園「林本源園邸」。然而，文獻裡的這些人，卻少了豐盈血肉，只留下事業和與其名字相連構成的骨架。

這些年，口述歷史如星火燎原般快速發展，檢視過去臺灣歷史，既驚詫於歷史敘事的單一與蒼白，同時也急於留下官方紀錄之外的生活故事。故事，就在一次次的訪談間逐漸挖掘出來，對照著不同的背景和時代，將之填入歷史的空隙，後人於是能擁有更豐富的研究資料，而能想像過去的人如何生活著。

一個家族歷經了一百多年來的發展，不免遺失了許多片段和細節，透過口述訪問，輔以資料和照片的蒐集，將臺灣史中一個極具代表性的大家族逐漸拼湊起來。於是我們看到時代和環境投射在林家人身上所產生不同的光影，生活在不同場域的林家人，有著相異的成長經驗和生命烙印；這些經驗和烙印，或將引起許多同時代人的共鳴，進而促使大眾留下自己的生命體驗，豐富臺灣多元而迷人的歷史篇章。



局長序
前言

食

世界料理齊聚林家	11
特製林家潤餅	14
林家的西餐記憶	15
日治時代的酒家文化	24

衣

從長袍到西服	35
從小腳到洋裝	39

住

足跡	67
傳統與現代的交會	81



行

船隻與林家	98
車、馬與林家	1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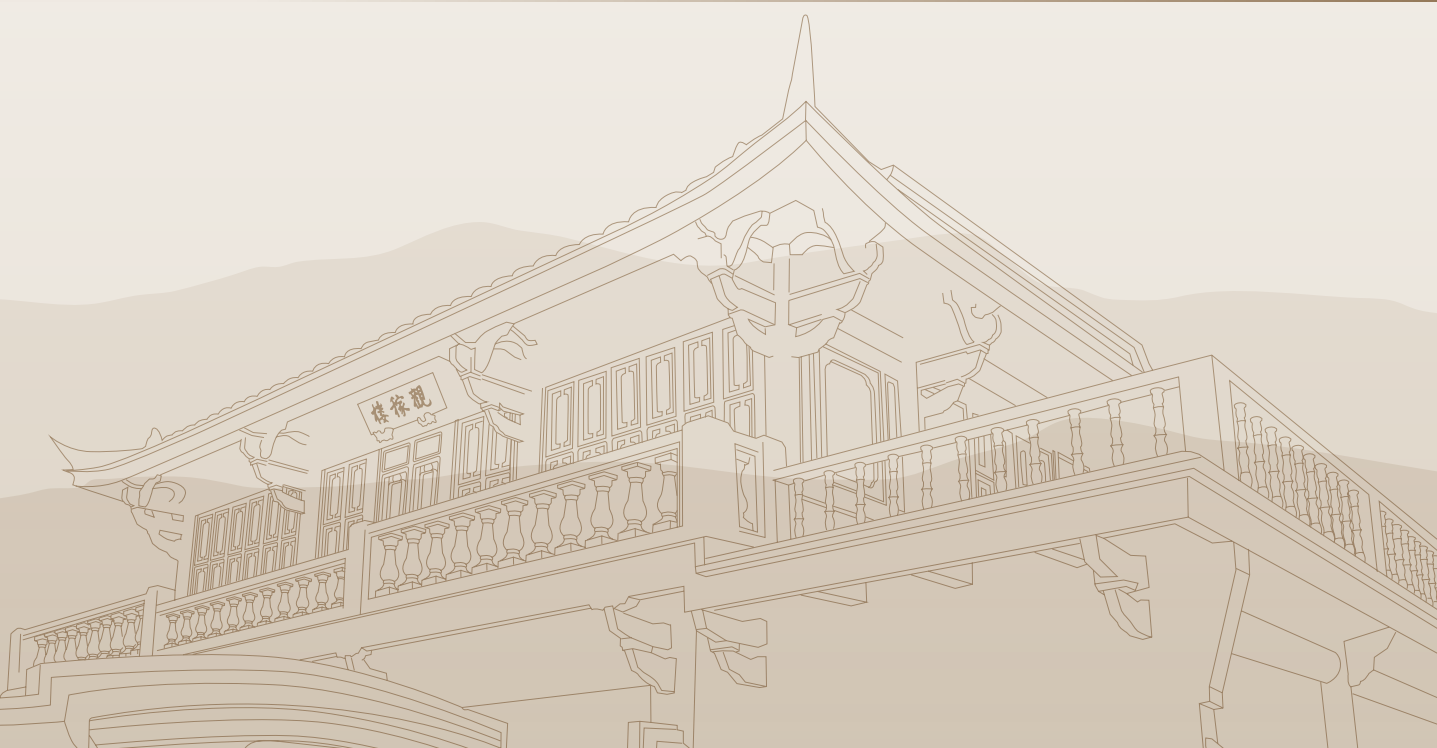
育

兒時教育	114
國外教育	120
林家樂於助學	124

樂

鼓浪嶼的休閒生活	132
林家在臺灣的休閒生活	137

人物速寫	148
結語	157
附錄－板橋林家世系表	158





食



食

飲食是一個極具民族識別的文化表徵，常有人說自己有一個東方胃，出國玩個幾天就開始想念白飯和醬油。飲食也可以看出一個人的出身和背景，尤其在過去物資不豐的年代，從日常飲食的樣貌，就可以充分感受到差異。

世界料理齊聚林家

曾為臺灣首富的林家，飲食內容自然引人好奇。林衡道曾說，林家人吃的食物主要還是依著主家者的口味；主家的人換了，就可能換成完全不同的另一種菜系和飲食口味。

根據林楠的回憶，生在臺灣的他，約在六、七歲初識事的時候，就和家人一起到廈門鼓浪嶼住了十來年。當時林家有許多佣人、奶媽、印度籍的門房，還有幾個專屬的廚子，廚子還分成中菜主廚和西餐主廚。由於林爾嘉經營多種事業，府內自然有宴客的需求，貴客中有許多住在公共租界的各國領事，因此林府中有專門烹調西餐的主廚，倒也不讓人意外，一週當中會有幾天由西餐主廚料理餐點。

林楠及府內的孩子最期待的就是這幾天了，他至今仍念念不忘主廚做的烤牛肉和甜點三色凍。林楠還住在鼓浪嶼時，除了西餐和廈門菜系，還會和哥哥、姊姊一起去找印度門房，吃點印度美食；年紀稍長，搬到上海吃的是著名的江浙菜。也許是從小就吃慣了各國食物，約在1950年回到臺灣時，反而不習慣臺灣菜，至今他偏愛的則是日式料理。

時代再略晚一些，住在板橋五落大厝裡的林子畏，由於母親是上海人，也曾在上海住過一段時日，因此家中慣常的口味不是臺灣味，而是上海菜，如獅子頭、蛋餃等都是餐桌上常見的菜餚。林俊偉提到，孩提時代的同學到他們家吃飯，都說林家的飯菜最好吃，可能就是上海菜加了很多糖的緣故。



林家的獅子頭（左頁）和外面習慣的模式略有不同，肉丸在整形時會略微壓扁，方便煎熟，然後用高麗菜（一般使用大白菜）、醬油、糖等燉煮。和獅子頭一樣，蛋餃（右圖）也是林家餐桌上常見菜餚。



林子畏曾開過的水產公司，有自己的漁船可出海捕魚，因此林俊偉小時候的回憶，是把烏魚子當零食，拿一整片剥著吃。

由於五落大厝裡人口衆多，因此吃飯時間到了，大家便各自前往飯廳吃飯，倒也沒有一定的長幼之序。林子畏因個人習慣使然，不和太太、孩子一起吃飯，而是由太太端到房裡，自己一個人吃。此外，他也愛吃日本壽喜燒，他買回牛肉後會讓佣人準備，這一天就會叫孩子一起來享用壽喜燒。

林衡道是大房長孫，自小便被祖母帶在身邊，祖母是福州人，因此孩提時代的回憶都在福州。在其回憶錄中提到福州家裡用餐的景象，「早餐大家分開吃。午餐、晚餐大家一起吃，八菜二湯，除青菜一皿外，其餘都是暈油¹的菜色……。夏天吃飯時每人後面都站一位下人動扇送風。」除了正餐之外，下午有午茶點心，如麵、米粉干、春餅、麻糬等等，半夜則有宵夜，主要是粥（林衡道先生訪問紀錄，1993）。

¹暈油，泛指以肉類為主，口感較為油膩的菜餚。



林俊偉提到林家晚上常吃杏仁茶（上圖）和麵茶（右圖）當宵夜。



林俊偉提到冬天除了吃壽喜燒，有時也會吃日式烤麻糬。林俊偉出生已是1950年代的事，烤麻糬應是日治時代留下的飲食習慣之一。

特製林家潤餅

林家人過節也有應景的吃食，每到冬至就會吃潤餅，和現在臺灣人慣吃的時節和吃法略有不同。不管是在大陸的還是臺灣的林家人，潤餅似乎都是在冬至時吃，而且是比較慎重的、家人團聚的場合。

以鼓浪嶼林爾嘉一房為例，潤餅的主材料有：高麗菜絲、胡蘿蔔絲、冬筍絲、豆干絲、絞肉、蝦仁、香菇絲、扁魚酥等，配料有：蛋皮絲、豆芽菜、海苔酥、花生粉（不含糖粉）、芫荽等，都要分別切、炒；潤餅沾醬的部分則是用甜麵醬、蒜末、紅糖隔水加熱，直到紅糖融化。包潤餅的時候，潤餅皮上先擺配料，接著將主材料一層層疊上，醬料塗抹在餅皮上後，即可裹起來吃；潤餅內的材料在臺灣和鼓浪嶼有些不同。林楠特別提到，他喜歡用大蔥沾醬料，邊吃潤餅，邊咬大蔥，相當過癮。

吃潤餅時還會特別準備白粥，吃完潤餅再來上一碗清淡的白粥和小菜，以消解油膩感。眾人飽足後，食材難免有剩，林家人也不浪費，再包成潤餅隔日下鍋油炸，又是另一種味蕾的滿足。

由於林家支系多，潤餅所包的食材、搭配的醬料和吃法，可能因各家習慣而有所不同。



林俊偉多次提及林家吃的潤餅和一般臺灣人慣吃的潤餅有很大的不同，由於做工繁複，因此每要包潤餅，必定是大家約好了日子，家族成員聚集時包潤餅話家常。

林家的西餐記憶

日治時代，西式飲食開始進入臺灣，1934年開業的波麗路是當時最時髦的西餐廳，也是那一代臺灣人的共同記憶。一提起波麗路，林楠立刻說「咖哩飯很好吃，而且那時候大家最愛去那裡相親！」他就曾經和朋友的晚輩及女方在波麗路相親，這可是親身經歷。此外，林子畏也常到波麗路用餐，週末時會帶著孩子外出吃西餐，學習擺刀叉。

波麗路至今仍維持著日治時代的内部裝潢和菜色，連菜單都還和當年一樣；103歲的老奶奶每日上午也還會到位於民生西路308號的餐廳巡視。老闆廖先生說，日治時代，臺灣人還不喜歡喝咖啡，因此剛開始時生意並不好；於是祖父想了方法，每天用價值十多萬的音響放音樂，為了聽時髦的唱片音樂，許多人便願意花一角錢來買咖啡。



波麗路外觀百年來如一日（左圖），店內也一直維持著日治時代的裝潢（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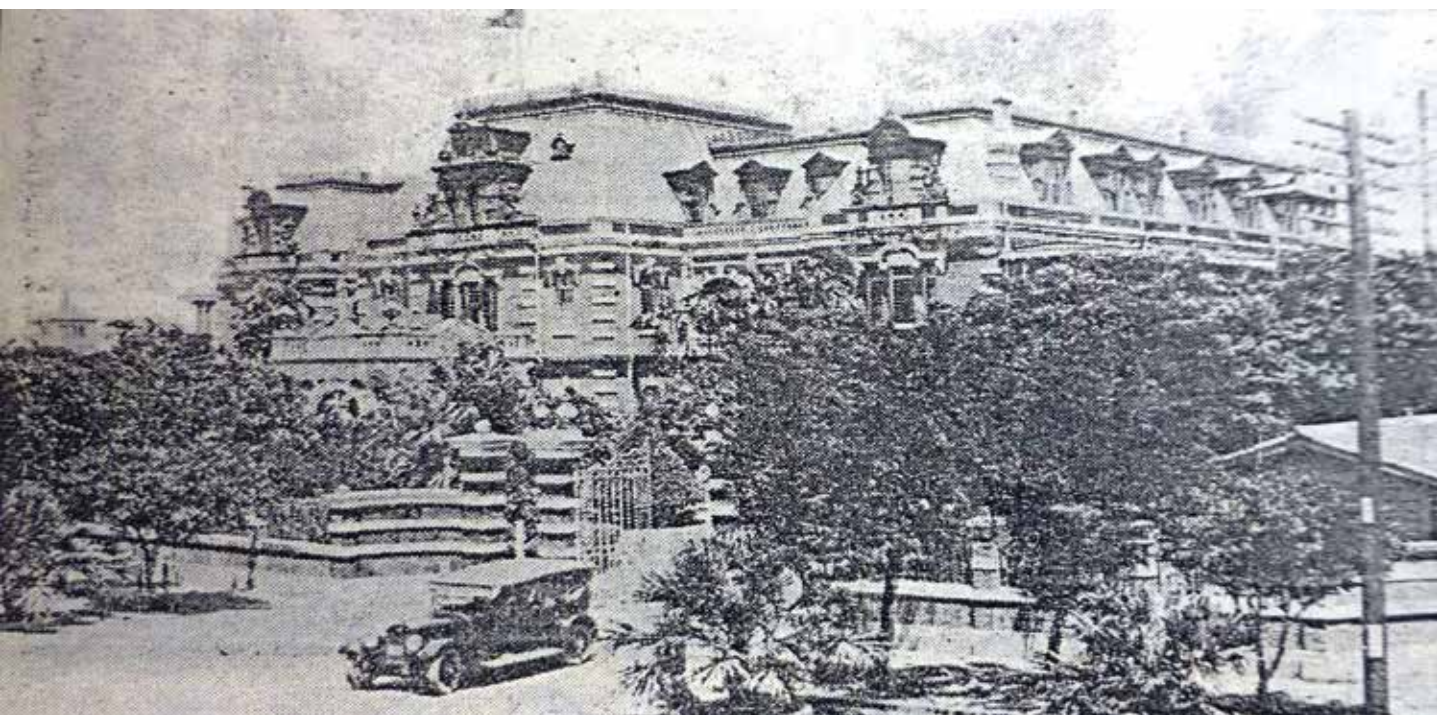
林俊偉回憶，父親曾帶哥哥和他到火車站附近許昌街的YMCA吃美式早餐，是他最期待的快樂時光。林嘉澍則提到，外公林衡道最喜歡到臺北鐵道飯店（在今臺北火車站對面）吃冰淇淋加紅茶的組合，直到晚年，都還不時在餐後吃上一盅冰淇淋配紅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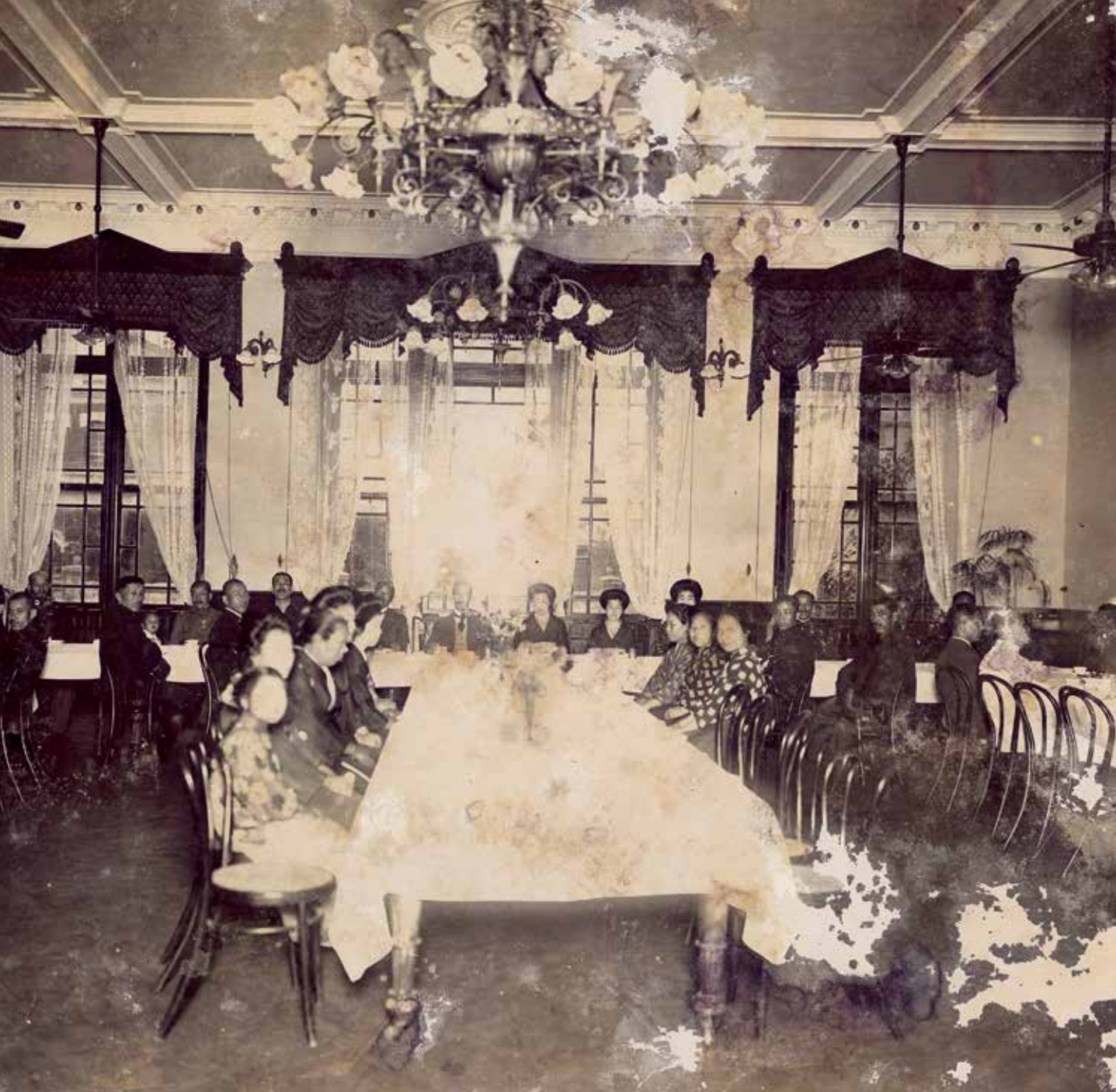
波麗路的咖哩飯，這套餐點還維持著日治時代的裝盤。



同樣維持日治時代樣式的菜單，不禁想像還有誰曾翻開這本菜單呢？



臺北火車站前的鐵道飯店，是當時相當著名的西式飯店。辜振甫和嚴倬雲經由林熊祥的牽線，後來結成連理，雙方正式見面的地點即在臺北鐵道飯店（辜振甫人生紀實，2005）。嚴倬雲是林熊祥妹妹林慕蘭的女兒。（圖片來源：《臺灣鐵道旅行案内》，1924年）



鐵道飯店內部宴會情況。（圖片來源：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此外，由於家中幾乎都有佣人，因此部分的林家人似乎不太擅長烹調，林家的媳婦也不需要下廚為公婆做羹湯。既然家中有人做飯，自然就少吃外食，林嘉澍就說外公林衡道從來不吃外面賣的便當。



中山橋舊稱明治橋，八月中秋時，許多人都會帶著點心到明治橋賞月（林衡道先生訪談紀錄）。在廈門、鼓浪嶼一帶，中秋節的活動是「博狀元」，以數種不同尺寸的月餅為獎品，最大獎是「狀元」1個，其次為「對堂（榜眼）」2個、「三紅（探花）」4個、「四進（進士）」8個、「二舉（舉人）」16個、「一秀（秀才）」32個，共63個月餅，大人小孩用骰子博餅，直到桌上的餅全部被贏走為止；鼓浪嶼林家在中秋節時除了賞月、吃月餅外，也玩「博狀元」。據說博餅的起源和鄭成功有關，流行於福建、廣東等地，金門也有中秋博餅的習俗。（圖片來源：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左圖：麻糬內包紅豆沙，日本人叫大福餅，除了在中山橋賞月，也有許多人會就近到植物園賞月（林衡道先生訪談紀錄）。

下圖：以前植物園叫苗圃，是很多人賞月的景點。
（圖片來源：國家圖書館臺灣記憶資料庫）





早年的廟口小吃。（林嘉澍提供）



現在的西門町紅樓以前是新起街市場，林衡道小時接受日本教育時即住在附近，距離不過兩、三分鐘路程。新起街市場是臺北市內以日本人為顧客的高級市場，除了一般生鮮食材、蔬果外，也販售布料、雜貨、糖果、點心等。（左圖來源：《臺灣鐵道旅行案内》，1912年）

1930年代，森永在臺灣設立販賣株式會社臺北支店，位於今館前路東側上。店面兩條廣告布條，右邊寫「牛奶糖」，左邊寫著「牛奶巧克力」。
（圖片來源：《臺灣婦人界》雜誌，1935年）



日治時代臺北市有一座牧場，位置大約在永康街一帶，當時日本政府大力推動現代化飲食，除了牛奶，也包括優格，西化的飲食邏輯對當時的人影響很深；黃春季就曾說過她生產後坐月子，公公（林子畏）就帶著冰鮮奶來看她，這完全不符合民間坐月子的飲食概念。（圖片來源：秋惠文庫）

森永牛奶糖、剉冰和冰淇淋都是日治時代的熱門商品，林家人也多提到與之相關的童年回憶。林楠說以前在鼓浪嶼時曾自製冰淇淋，林衡道在回憶錄中也提及家中曾自製冰淇淋。製作冰淇淋的主要材料有罐頭牛奶、蛋黃、糖等，冰淇淋機是一個中間有鐵桶的圓木桶，鐵桶和圓木桶中間裝滿冰塊，把冰淇淋材料放進鐵桶後，使勁的旋轉把手，直到冰淇淋成型。

日治時代的酒家文化

當時的文人富商除了會去時髦的咖啡館之外，還喜歡到新興的酒家聚會暢談政治理念或談生意，使得臺灣酒家文化很快的進入極盛時期。最著名的是東薈芳（後改組為蓬萊閣）、有「臺灣第一樓」之稱的江山樓、蓬萊閣、蔣渭水為大股東的春風得意樓，乃至1950年代左右的黑美人、杏花閣等都聚集在太平町（即大稻埕）。傍晚過後，這些當時代的「夜店」便逐漸熱鬧起來。

東薈芳是當時臺北最熱門的宴客地點，許多達官貴人都曾是座上賓；1911年梁啟超受林獻堂之邀到臺灣訪問，即設宴於東薈芳。《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曾記載林本源家在東薈芳為事務員舉辦送別會：「席間賓主各有一番演說。本島藝妓尤極力周旋于其間。夜靜始盡歡而散。」東薈芳後來改組成蓬萊閣，林楠說相較於江山樓，蓬萊閣是純吃飯的地方，沒有女孩子陪酒。



杏花閣就在波麗路對面。



賣藝的藝姐大多受過教育和音樂訓練。（圖片來源：國家圖書館臺灣記憶資料庫）

1923年，日本裕仁皇太子到臺灣參訪時，由江山樓負責國宴招待。當時的場合上還有數位臺灣人同時獲勳，包括辜顯榮、林熊徵、許廷光、楊吉臣、陳中和、李春生等。

1920年代的酒家文化，以今日的眼光來看並無特殊之處，不過就是現場有女孩子（藝姐）演唱南管、北管等小曲罷了。有些藝姐還從小受教育，談吐表現不俗，因此才能陪文人雅士喝上幾杯小酒，也順便帶動店內消費。到了後期，酒家文化才開始轉變，多了一些情色的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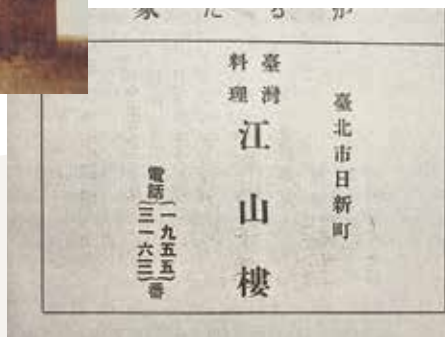
南管樂團。（圖片來源：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然而這些地方畢竟不是一般人說去就能去，在那個時代，能夠進江山樓用餐是件風光的事，也是一種身分的象徵。因此進入江山樓的男士一定盛裝出席，民間有一句俗諺「登江山樓、吃臺灣菜、聽藝旦唱曲」，連中南部的鄉親都會說如果有錢上臺北，一定要上江山樓開開眼界。但林楠強調，林家人只有極少數幾位曾出入酒家，二房也只有林楠曾因應酬去過酒家。

上一趟江山樓要花多少錢呢？在〈五十年前的臺灣風俗〉林衡道和陳桔頭的對談中，提到江山樓曾經推出一道1圓的特價菜，以當時的民生物資做比較，一圓可以買2.5斤豬肉，或將近30斤的蔬菜，而蓬萊閣最普通的全席要價18圓（陳玉箴，2008）。



日治後期臺北知名臺菜餐廳「江山樓」。
（圖片來源：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江山樓在雜誌中所刊登的廣告。（圖片來源：《臺灣之旅》創刊號，193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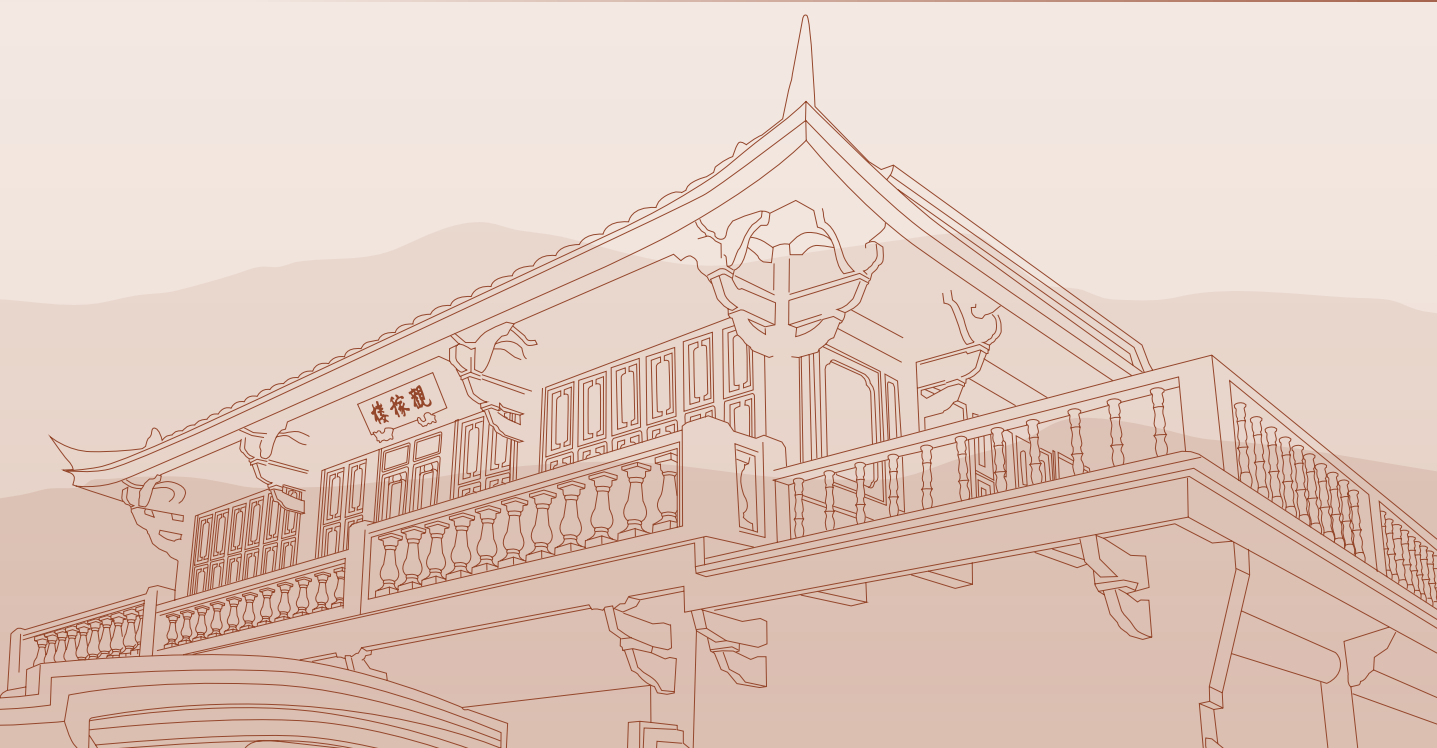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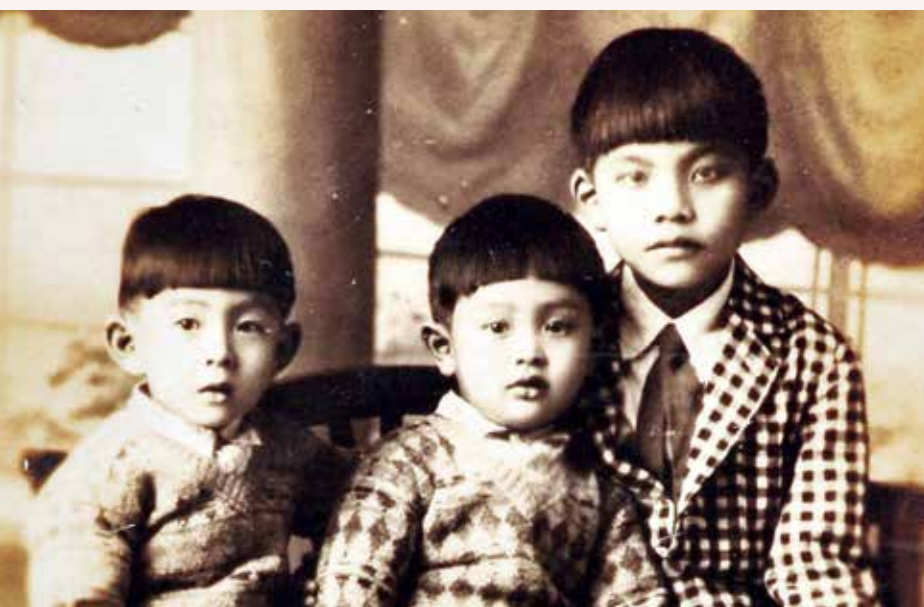
江山樓這類高級的宴會場所，不是一般人能夠進入消費的，圖為樓內宴客情形。（圖片來源：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江山樓內使用的銅製火鍋。
(圖片來源：秋惠文庫)



蓬萊閣內宴會景象。（圖片來源：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衣

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漢人的衣著有了很大的改變，在短短的三、四十年間就幾乎完全的西化。因此論生活層面的變化，大概沒有比衣著有更明顯的了。



在鼓浪嶼林家（府內大樓）舉行的婚禮，照片中新郎穿著正式西裝，新娘則仍穿著中式禮服、戴著鳳冠。（林楠提供）



林子畏的婚禮，新娘已經從鳳冠改披頭紗，衣著部分已經是改良式的中式旗袍。（林俊偉提供）



林楠姊姊的結婚照，相較於今日，新娘的領口還扣得緊緊的。（林楠提供）



1970年代的結婚照，新郎是林俊偉，新娘是黃春季。（林俊偉提供）



這張照片可能是在林爾嘉30~35歲拍下的，當時仍是清末，因此，林爾嘉穿著清服、孩子也都戴小帽並蓄髮。圖為林爾嘉和兄弟（前排最右為林柏壽）及七個兒子。（林楠提供）

從長袍到西服

林家在現代化的潮流中一直走在最前端。雖然長一輩如林維源，一輩子穿漢服以示其為清國臣，林爾嘉也多著漢服，但同輩兄弟來到臺灣如林祖壽、林松壽就改穿西裝。大約在1900年以後出生的男孩子如林楠、林衡道更是從小穿西裝長大，女孩子則改穿洋裝。



照片應於日本拍攝，林楠的母親王寶英是日本華僑，因此常常舉家至日本遊玩。



小時候的林楠就已穿得像個小紳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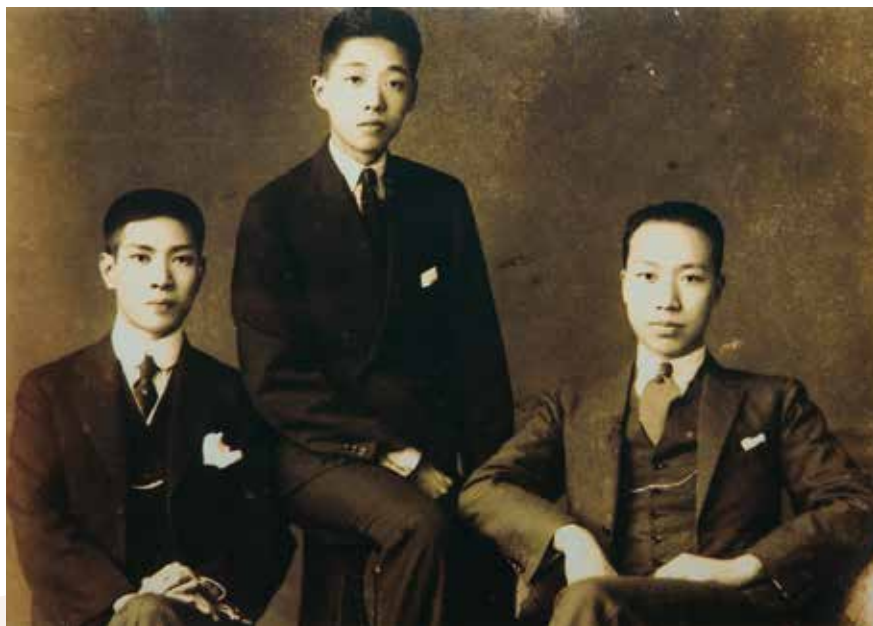


林家的小男孩都是穿西裝長大的，照片從左到右依序為林楷、林楠、林樑（剛義長子）。（林楠提供）



林子畏和母親胡淑英。林子畏小時候在上海長大，這張照片應是在上海時期。（林俊偉提供）

說到西裝就不能不提林子畏，他對自己穿著的西裝要求很高，常有上海師傅到林家為林子畏量身製作西裝，通常是用法國的布料，為了做西裝跑去日本更是常態。兒子林俊偉回憶說，2001年板橋林家花園修護工程開園儀式時，陳水扁前總統到場致辭，父親為了那天正式場合要穿的西裝，特地到日本三趟，就只為了做一套西裝，他有非常多套西裝，有些完全沒穿過！據林楠說，林柏壽對西裝和搭配的領帶也很講究，他的西裝大多是在國外和香港訂做，幾個年紀相近的林家公司公子中，林衡道是最不重視衣著的。



最右邊是林柏壽，中間是林松壽（林子畏的父親），最左邊是家庭教師。從這張照片中也可看到西裝的講究，林楠說，過去他們西裝前口袋一定會放一條能和襯衫及領帶搭配的手巾，林俊偉也說，父親的西裝、領帶、手帕、甚至帶在身上的鋼筆向來都是自己搭配，從不假手旁人。（林俊偉提供）



攝於1915年的菽莊花園，是林爾嘉少見的西裝照。（林楠提供）



這張照片攝於1947年，從林楠身上可見當時上海的衣著風格。

從小腳到洋裝

女性衣著的改變比男性來得慢，也許和女性意識較低不無關聯。在禮教的束縛下，女性必須謹言慎行，無時無刻都必須打點好自己，以免落人話柄，在大家庭中生活的女性更是如此。日本文化進入臺灣後，倒也產生一些有趣的現象，竹中信子在其著作《日治臺灣生活史·大正篇》（時報出版）中提到，當時日本官方觀察到日本人在家中有裸露的習慣，即使來到臺灣，情況依舊，警察若上門訪查，常常得等上一會兒，佣人或日本太太才會出來應門；反而是臺灣婦女不管何時何地都打扮整齊，警察上門時，不會因衣衫不整跑走或躲起來；即使是苦力，也不會打赤膊，因此曾說日本人「必須好好跟本島人（指臺灣人）學習。」後來也對習慣裸露的內地人（指日本人）下達穿衣令，不從者科處罰金。而臺灣老一輩人常說日本人「有禮無體」，指的就是這種情況。



黃進喜（左二，林松壽生母）人稱九老太，照片中可見其纏足。因其輩分甚高，不住臺灣的林家人若到臺灣，必定要到五大落裡拜見九老太。照片最左邊是侍女，侍女有固定的制服。（林俊偉提供）



林剛義的夫人王臻英（右一）和朋友茶會，地點可能在日本家中。（林楠提供）



日本王敬祥家中，照片中的小女孩是林楠的母親。（林楠提供）



這張照片是林楠母親家族（即金門華僑王敬祥兒女）的照片。照片中小男孩的衣著似乎有點模仿探險隊的裝扮，女孩子穿著洋裝，正中間年紀較長者為王敬祥長女，也就是林爾嘉次子林剛義的妻子王臻英。王臻英所著洋裝是19世紀末極為流行的美式風格服飾：上衣是七分袖的仿男士襯衫，搭配高腰及地長裙，另外她也戴了一副白手套。照片右邊數來第一個女孩則是林楠的母親王寶治，後改名王寶英。（林楠提供）



王敬祥於日本做生意發跡，家中兒女小時候多住在日本，因此可看出照片中裝束均為日式服裝。最左邊的照片是王敬祥大女兒王臻英和二女兒王寶英（林楠母親）；中間一幅照片右邊的小女孩是王寶英；最右邊的照片正中間是王寶英，左右是兩個妹妹。（林楠提供）



林楠的大姊林若瑾，拍攝於臺北，她腳上的鞋有漂亮的鏤空雕花，服裝還有一些改良式長旗袍的味道，左手上臂還套著一只銀環。（林楠提供）



左邊是林履信（林爾嘉五子）的太太王寶英，中間則是林克恭（六子）的瑞士籍太太海蒂，最右邊是林崇智（林爾嘉四子）的太太周竹英。到了20世紀初，袖子和裙子都更短了，似乎也象徵著女性逐漸提高的身體自主權。照片中海蒂的裙子在腳踝上，是1910年左右才發展出來的女性穿著。（圖片與資料來源：《風景的想像力》，P78）



林楠的母親王寶英，從髮型到披著的皮草，都透出一股時髦和貴氣。（林楠提供）

林楠全家福照，時間約在1930年，地點在臺北，可能是在舉家遷到廈門前所留下的影像。母親王寶英仍穿著當時很常見的中式服裝，三個孩子則穿上時髦可愛的水手服。（林楠提供）



林爾嘉（前排正中）和林履信全家福。林履信（前排左）手中的小嬰兒是林若瑾（後排正中，後排最右為其夫婿）的孩子。（林楠提供）



照片中為鼓浪嶼林家的女眷。左二及左三為林爾嘉的兩位太太，均纏足後放足。右二是林鼎禮的太太孫慧英，右一為佣人，林家的佣人有固定制服。（圖片與資料來源：《風景的想像力》，P74）

右頁：著名的菊元百貨在戰後改成中華國貨公司。一旁的生生皮鞋，是林俊偉童年的回憶，他說，那個年代他們都是穿生生皮鞋長大的。（圖片來源：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經售全國名廠出品

台灣中華國貨公司

推銷各地精良物產





住

住

定靜功深道自安，潛修藉此當銘盤；
一朝富貴榮鄉里，合作韓家畫錦看。



定靜堂是林家花園內占地最大、極為重要的建築，當初是做為宴會之所。

興來散步到齋頭，恁檻閒看景色幽；絕妙一奩春水靜，浮鷗如向鏡中遊。



方鑑齋為林家的書房，是林維讓、林維源兄弟童年讀書之處。

畫閣登臨舒肅豪，兩峰排闥插雲高；秋聲瑟瑟憑欄眺，萬樹凌風起翠濤。



來青閣為林家招待貴賓下榻之住所，是林家花園中最華麗、最高的建築。

小樓聽雨枕琴眠，得句留題寫碧牋；記得農時推檻望，百花香裡插秧天。



觀稼樓為林家花園中極具特色的樓閣，顧名思義林家主人可登上此樓，觀看四周佃農的耕作情形。

深夜沉沉獨倚欄，波光映射夏生寒；二分水色三分月，併入池中作畫看。



月波水榭為花園中位於水池中間的觀景臺，因能在水池中望見月亮倒影而有此意境優美的名稱。

松林環繞綠陰籠，石磴紆迴曲徑通；知否仙人來往處，洞門不許白雲封。



花園中有許多洞門，讓遊人進出時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受。

池畔一亭綠蔭籠，垂楊岸上石橋通；玻璃六扇芙蓉舸，搖曳綠波碧水中。



榕蔭大池的庭園山水景象，是林家花園給人最鮮明的印象。

A photograph of a traditional Chinese garden. A large, dense green tree stands in the center. In the foreground, a stone bridge with a small archway crosses a pond. To the left, there is a pavilion with a blue roof and pillars. To the right, another pavilion with a red roof is visible. The sky is blue with white clouds.

拂拂垂楊傍水隈，
池頭凝望幾徘徊；
危橋斜入池東去，
疑是□虹飲澗來。

橫越榕蔭大池的石橋與雲錦涼，更增添池岸風采。



1908年3月26日的《漢文臺灣日日新報》，
刊出了一組吟詠板橋林家花園景色的七絕詩，
作者是林家思記的林硯香。



(圖片來源：《前世今生生活林園》，P.28~29、42)



林硯香在《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刊載的〈板橋別墅八咏〉，分別描寫了林家花園內的八處景色，時人稱其為「板橋別墅」。(圖片來源：《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3月26日)



日治時期五落大厝光祿第正廳懸掛的「尚義可風」匾，為清廷嘉獎林維源之母鍾氏捐銀二萬兩救災所頒贈，今日已移至三落大厝的第二進懸掛。（李乾朗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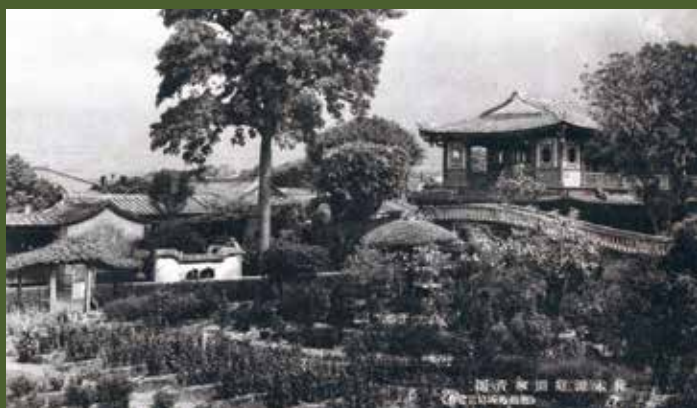
五落大厝已於1980年拆除，林家花園則捐給政府單位管理。拆除前許多鄰居、學校及政府單位都跑去撿拾林家無法帶走的家具。現在文化大學還保留有許多坐椅、瓷器、古書善本，甚至大門；中研院則保留有夏鑄九教授取得的雕花橫梁等。（圖片來源：《前世今生話林園》，P.58～59、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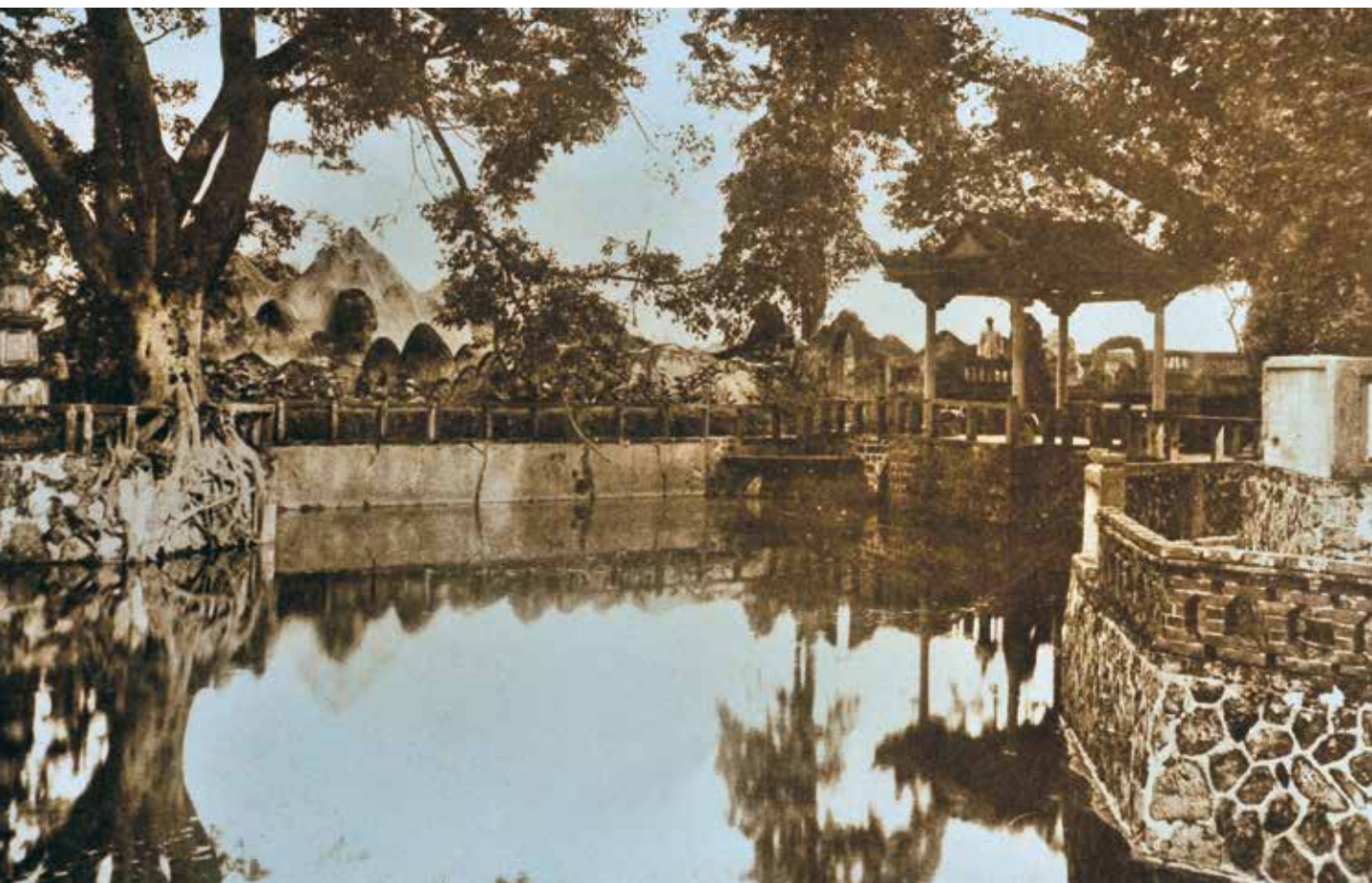




我們俗稱的板橋林家花園正式名稱是「林本源園邸」，林本源不是一個人的名字，而是本記和源記兩個家號合在一起，稱林本源。林家在板橋最早的建築是弼益館，專用來收租，第三代國華和國芳時建造了三落大厝（又叫舊厝），第四代的維讓和維源兩兄弟開始建造五落大厝（又稱新厝）及花園。臺灣割讓給日本時，李鴻章曾向日方提出要求，希望能盡量保持林家花園的完整，因此即使是戰爭時期，林家住宅及園林都還保持完好，未受戰爭毀損。（圖片來源：《前世今生話林園》，P.24～25）



日治時代發行一系列臺灣明信片，其中有以板橋林本源園邸為主題者，上圖為1920年代的方鑑齋，左圖為1930年代的來青閣。（圖片來源：國家圖書館臺灣記憶資料庫）



上圖：1931年的林家花園榕蔭大池，做為背景的假山層次分明，倒映在池中極富詩意。（圖片來源：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右圖：林爾嘉和六個孩子於板橋林家花園留影。除大兒子林景仁可能已到歐洲讀書外，餘皆在照片中。從照片左邊為二子剛義、三子鼎禮、中坐者為七子志寬，穿深色日本學生裝者左為崇智、右為履信，後方立者為林克恭，最右為林爾嘉。（林楠提供）





林柏壽生日時攝於板橋林家。（林楠提供）



足跡

林家發跡於臺灣，於清代時因緣際會成為臺灣最大也最富有的家族，而後活躍於大陸東南沿海，故其所居之處也分布在許多大城市，除了我們所熟悉的臺北與桃園等地區外，在鼓浪嶼、廈門、福州、上海、廬山等地也都有林家房產。

臺北

即使是臺北，板橋的五落大厝也住不下這許多人，再加上艋舺、大稻埕、西門町、二條通至六條通、陽明山、北投，幾乎整個大臺北地區都有林家地產，後來陸續蓋了許多洋房，因此許多林家人便各自搬到洋房住，林衡道曾明白指出，他不喜歡五落大厝，比較喜歡住洋房，許多林家人可能都和他一樣吧。

林衡道剛從福州回臺灣時，住在六館街（大稻埕南京西路底）。那是一棟三進二層樓的洋房，第一進是林家的事務所，二進以後和二樓就是一家人住的地方，房中有天井，可惜六館街的舊洋房都拆除了。如想知道當時有天井的洋房是何模樣，如今大稻埕還有幾處見得著，這些老屋翻修後對外營業，也可以純粹進入參觀。林衡道和家人搬了幾次家，最後住在六條通。



1958年大稻埕建昌街景。（圖片來源：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林衡道曾住過的六館街，於1896年的街景。（圖片來源：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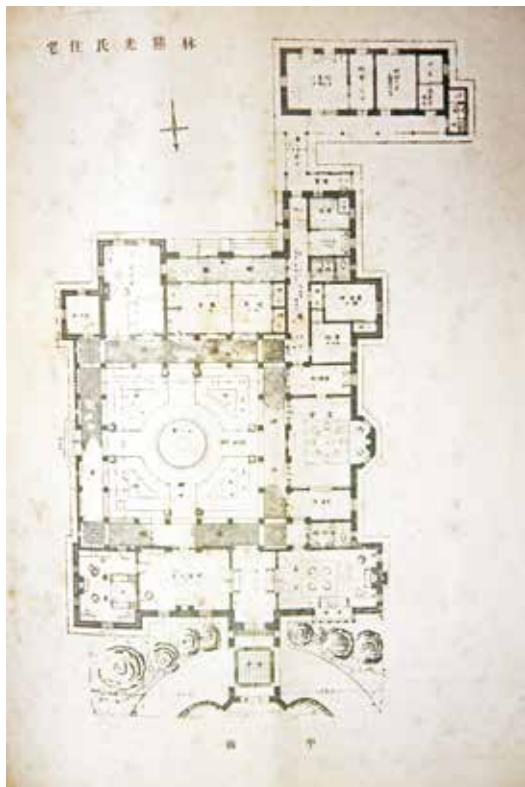
林家在陽明山也有些房產，1950年代另外投資興建國際大旅館，由圖可見今日旅館外貌與剛開業時並無不同。（圖片來源：上圖國際大旅館）



1952年元旦，國際大旅館開業紀念攝影。（圖片來源：國際大旅館）



夏天時，林子畏會帶著孩子到旅館避暑，冬天則是泡溫泉。（林俊偉提供）



左圖為林熊光住宅平面圖，上圖為該宅之中庭。當時的洋房中間有個小花園是富裕人家常見的形制，大稻埕有許多這樣的老宅，例如陳天來的洋房中間也有花園。林熊光的住宅即現在新光三越南西館二館的位置，後來轉賣給辜偉甫，大約在1960年代，改建為全臺第一家美式保齡球館，即榮星保齡球館。（圖片來源：《臺灣建築會誌》，1930年）

此建築原為林柏壽宅邸，後為南方資料館別館，已於1979年前後拆除。
（圖片提供：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典藏南方資料館報）



鼓浪嶼

林家人稱鼓浪嶼的住宅為「府內」，共有三棟建築：八角樓、小樓和大樓，大樓前後各是一座大花園，尤其大樓後花園占地更廣一些，若是宴請賓客，常在後花園搭起戲臺，並請著名的廈門、福州戲團來唱戲。大樓一樓主要為交誼使用，有電話間、餐廳、撞球房和客廳，客廳裡的大鋼琴購於1917年，是鼓浪嶼的第一臺鋼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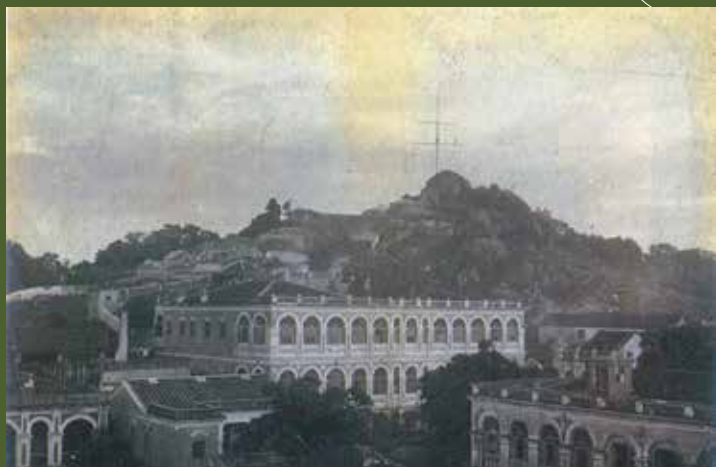
由於林爾嘉實際經營和參與投資的事業體龐大，因此常在大樓宴客，既是交誼，也是洽公。此外，他和外國企業也有許多商務往來，林宅又位於公共租界內，因此賓客中常見各國領事的身影。



圖為八角樓，平常不宴客時，林爾嘉多在八角樓工作、用餐及休憩。大樓是府內主要的餐敘、交誼場所，也是林爾嘉的主要住處；小樓主要是三子鼎禮、四子崇智和五子履信三家人住，有時週末則會住花園裡。（林楠提供）



最上層正中間站立者為林爾嘉（中間拱下右二），照片攝於鼓浪嶼林家自宅。這樣的宴客場景，在林爾嘉為林家大家長時，相當常見。從兩旁樓梯進入大樓一樓，右邊是餐廳，餐廳裡的擺設類似電影裡所見，中央是一張可坐數十人的大長桌；左邊是客廳，客廳內又分大客廳（紅廳）和小客廳（綠廳），紅廳約可容納五、六十人，綠廳較紅廳小一點；兩個客廳內各有一架鋼琴，綠廳通常是各自的小家庭舉行家庭音樂會的場所，紅廳則大多在賓客來訪時使用。（林楠提供）



右下角為府內的小樓。（圖片來源：《風景的想像力》，p.78）



菽莊花園為林爾嘉建造，週末時會到菽莊花園走走或宴客。（圖片來源：《前世今生話林園》，p.20圖號13，p.21圖號15）



菽莊花園裡有大量的菊花，每到秋天，賞菊的人絡繹不絕。當菊花盛開時，林爾嘉會多次邀集詩人一起吃飯、賞花並吟詩。
（圖片來源：左圖林楠，下圖《風景的想像力》，p98）



上海

許多林家人都在上海住過幾年，林家三房在上海經營許多事業，自然也有不少房產，在法國租界及公共租界內購置不少大樓。林楠提及，林柏壽、林衡道、林子畏等也常到上海，有時會碰面聊聊近況。





上圖：1943年攝於上海浦行新村。林楠所保存許多在上海的家族老照片都拍攝於不同地點，似乎也間接證明了林家住在上海的成員不少、三房房產也甚多，惟江山易手後，房產都要不回來了。（林楠提供）

左頁上圖：1944年攝於上海賽華公寓（Savoy Apartment），中間長髯者為林爾嘉。賽華公寓由法商於1928年興建，後由林家三房買下這棟公寓，這棟公寓於1994年列入上海市歷史建築。（林楠提供）

左頁下圖：照片攝於上海公共租界漁光村。林楠說，以當時的公共租界和法國租界相較，法國租界的生活環境比較好。（林楠提供）

其他

林家祖先累積了數代的發展，家底究竟多深厚，大概沒人可說得清楚。林俊偉說，父親過世時究竟留下些什麼，他們十多個兄弟姐妹都不知道，原因在於林家的帳都是管家在管的，主人家反而沒有管家來得清楚。再加上時代背景和戰亂，林家自己也遺失了許多資料，有時還是地政事務所主動告知，並協助釐清地籍事宜。

林衡道自己也深受其害，由於父親留下的地為共同公有，極難有妥當的處置，稅卻是不能不繳，後來就因為欠了大筆的稅而被限制出境。

動盪的年代自然有許多的無奈，有些產業也要不回來了，不管是上海、廬山、鼓浪嶼、廈門、福州，如今都只剩下照片中的形影和回憶。



這張照片攝於廬山。林家在大陸著名的避暑勝地廬山也有山莊，林爾嘉（右一坐者）常到廬山避暑，林家的山莊門牌是55號，先總統蔣中正先生的山莊是53號。右邊數來第二位為蔣鼎文上將，他常出入鼓浪嶼林家，是林家各種宴會時常見的座上賓。（林楠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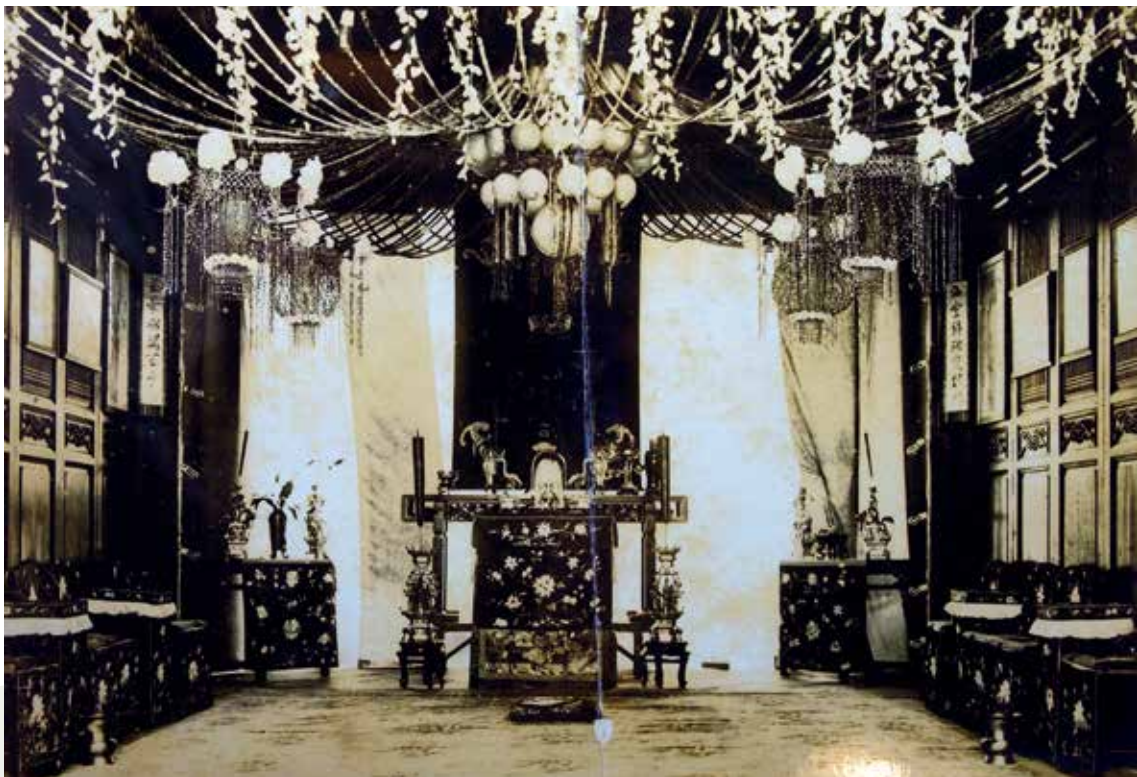
大溪慈湖（包括左圖的頭寮賓館）原本也是林家大房產業，因蔣中正喜歡這裡的美景，因此打算贈與蔣家，但被婉拒，後來改為「借用」。



由於臺北漳泉械鬥頻繁，林家曾有一段時期移往桃園大溪開墾，也因此擁有許多北桃園的土地，林嘉澍提到，以前林衡道常會收到詢問土地出售的信件，然而產權太過複雜，無法買賣，因此林衡道常說自己是有錢的窮人。大溪老街上許多土地至今仍是林家的產權。

傳統與現代的交會

西元二十世紀起，全世界都因為工業發展，使每個人的生活面貌有了極大的轉變。推及到生活層面，現代人早已習以為常的電扇、冰箱、電燈、電話、自來水，甚至冷氣等都在短短一百年間普及到生活裡。做為日治時代臺灣五大家族之一的板橋林家，這些在當時幾乎以黃金計價的時髦「科技」，自然是早早就出現在家中。



日治時代板橋林家花園裡的定靜堂，照片上方可見非常華麗的燈飾。定靜堂是宴客場所，日治時代許多重要人物都到過林家花園參觀，日俄戰爭結束，日本臺灣官方迎接兒玉總督凱旋歸來時，也是在林家花園定靜堂為他接風洗塵。（林俊偉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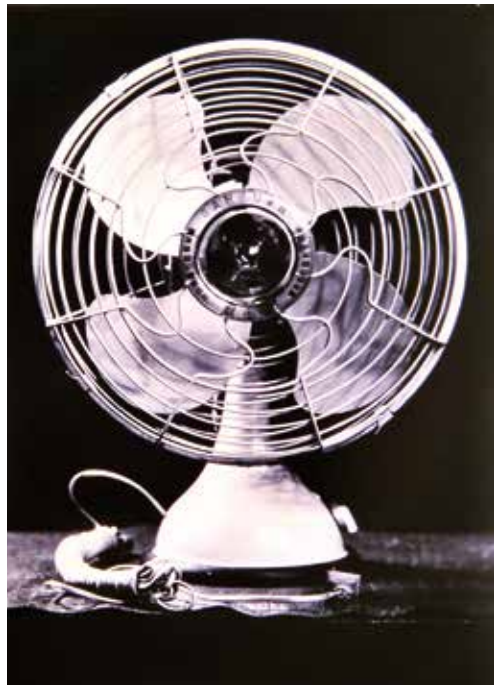
日本官員在定靜堂前拍照留念，上方可見一顆閃亮的燈泡。臺灣的電力由日本人建造及供應，在對岸的廈門則由林爾嘉主其事，包括自來水公司、電燈公司，可知爾嘉對廈門近代化有很大的影響。因此近幾年，大陸官方也開始重視林家當地的貢獻，並投入菽莊花園的整建，目前正在申請成為世界文化遺產。（林俊偉提供）

電扇

冷氣機普及前，擁有一只電扇在夏季是無上的享受，電扇剛問世時，價格可比黃金，坊間有詩歌吟詠電扇的好，也有為了爭吹電扇而大打出手的新聞報導。



左圖：1906年，電扇這新奇的家電開始出現在臺灣的報紙上，卻不是想裝就能裝，需要先提出申請，且電扇價格比黃金還貴，非富裕之家無法裝設。圖中為林熊光待客室裡的吊扇。照片左方窗前還可看出一架鋼琴。（圖片來源：《臺灣建築會誌》，1930年）



右圖：1940年代的電扇。（圖片來源：牛罵頭文化協進會顏淑卿提供，顏振順攝）

電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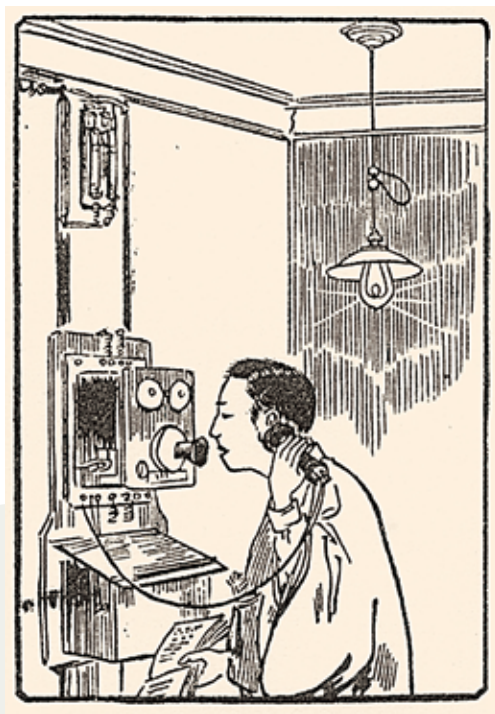
大約在1900年，臺灣本島開始設置電話線路及官方電話局，雖然有開放民間申設，但在最初的幾年仍然只在官方機構間使用。大約五年後民間才開始陸續裝設電話。電話號碼或許可以反映出最早申裝電話的用戶，板橋林家五落大厝裡的電話號碼是40號，林熊徵的電話是68號，辜振甫的電話則是278號。

據林俊偉的形容，林家最早的電話是一支話筒搭配一個木箱，旁邊附有一個手搖把，拿起話筒後搖幾圈手搖把，話筒中就會傳來轉接小姐詢問需要打給誰，再由小姐將電話接過去。

由於實際申裝電話用戶並不多，且裝一支電話的費用和通話費都相當昂貴，因此，當時林家雖有電話，大多只用於自家業務上的聯繫。



日治時代引進的傳統手搖電話。（圖片來源：簡義雄提供）



日治時代公學校國語讀本內的電話手繪圖。（圖片來源：南天書局）

電視

1962年成立的臺視，是臺灣最早的電視臺，當時的董事長就是板橋林家的林柏壽。全臺第一支播映的節目是在當年10月10日，蔣宋美齡上午11時於臺視剪綵錄影，晚間7時開播即轉播當天的剪綵儀式、總統文告及國慶典禮，接著還有新聞、氣象及卡通等節目。

林家早已買好了電視，只等著節目開播。1962年10月10日晚間，不到7點，五落大厝裡已擺好電視，電視面向外庭，林家人全部搬來椅子，一個挨著一個坐好了屏息以待，連當時占據花園裡的住戶都來了，庭子裡滿滿是人。待節目播出，驚呼聲此起彼落，孩子們自然是興奮異常，也許用歡聲雷動來形容，也不算過分了。



蔣宋美齡為臺視開播剪綵。（圖片來源：左圖財團法人白鷺鷥文教基金會，右圖中央社）

自來水、沖水馬桶

日本統治臺灣的隔年（1896），即請來英國工程師設計自來水管線，但一直要到1899年，民衆才知道什麼是自來水。最早供水的地區在淡水、接著是基隆，然後慢慢擴及其他地區。由於挖埋管線是個大工程，一直到日本統治末期，全臺自來水普及率也僅約22%。



臺北自來水管線鋪設工程。（圖片來源：《臺灣水道誌》，1918年）

板橋林家何時開始有自來水已不可考，可以確定的倒是一直到1970年拆除前，五落大厝裡始終不曾裝設沖水馬桶。沖水馬桶即使在政府來臺後都還是稀有設施，但到1970年已算是相當普及，對於一直很時髦、幾乎什麼新玩意兒都有的林家，沒有沖水馬桶倒也是奇事一件。推測原因，或許是裝設沖水馬桶需要挖管線和化糞池，而林家的建物已超過五十年歷史，似乎不適合做如此大的更動和工程。

1975年，黃春季嫁到林家住進五落大厝時，對林家「古早厝」的生活如此不便非常驚訝，她說她在臺南鄉下的家裡都還現代化得多。除了

沒有沖水馬桶、洗澡得用大木盆外，如遇下雨，不走迴廊而穿越天井到飯廳時還得撐傘。對照1970年代崇尚現代化的生活方式，林家反而顯得相當古樸。然而以現在的眼光來看，傳統的生活方式反倒有另一番復古的趣味，在家還得撐傘走去吃飯，除了予人一種浪漫遐思之外，從實際面來說，若是家不夠大，恐怕還無法體會呢！



日常生活中的物品往往最容易被忽略，林俊偉提到五落大厝拆除前捐贈文化大學林家古物的趣事。好些紫檀做的太師椅、瓷器等，林家並不重視，甚至也沒有保護古物的概念，一直到這些文物展出後，才知道這些日常用品的價值。圖為博物館內的部分展出物。（拍攝地點：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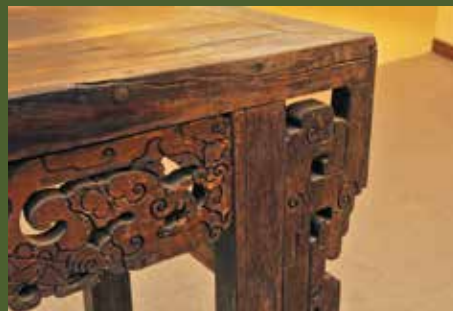




五落大厝拆除時，林俊偉教授正任教於文化大學，同事經詢問後，便到五落大厝尋寶，並搶救回不少文物，為了安裝這扇大門，還特地重新規劃博物館空間。（拍攝地點：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博物館）



紫檀製的太師椅，觸手溫潤，紫檀質地緻密，因此相當沉手；背景木雕窗也是從五落大厝裡拆下來的。（拍攝地點：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博物館）



上圖：林家祭祀用酒杯，上書「林本源」字樣。（拍攝地點：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博物館）

左下、右下圖：據說這張精雕細琢的高桌，是林家放在廚房裡，平常上面放著砧板切菜的桌子。（拍攝地點：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博物館）



琺瑯器皿。(拍攝地點：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博物館)



可能是廊道間的宮燈。(拍攝地點：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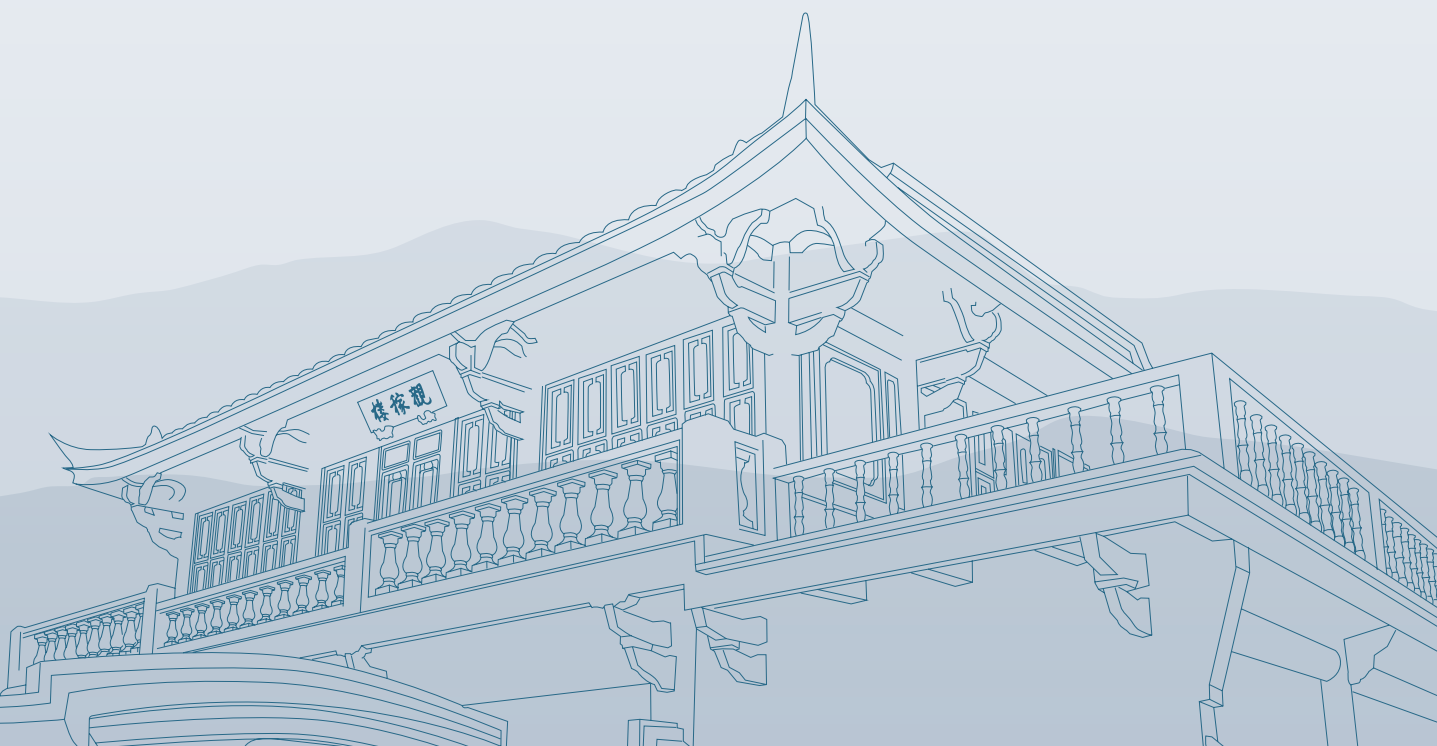
林家花園中常見的大水缸，這種大水缸平日儲水做為消防用途，小孩子完全可以藏匿其中，因此才會有司馬光打破水缸救朋友的故事。這樣的水缸是大宅院裡必備，且幾乎每個主建物前都會放至少一個水缸，以備不時之需。（拍攝地點：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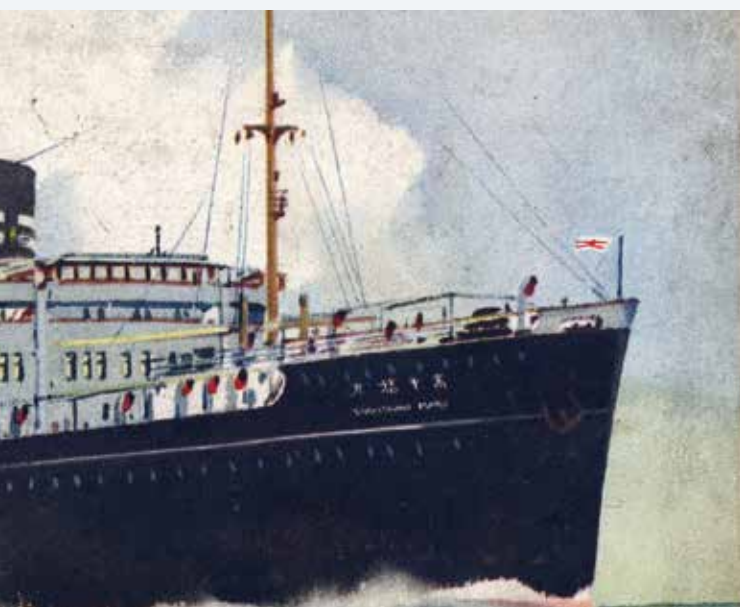


林衡道在林本源園邸，為老夫子王澤（穿皮夾克者）等人解說大水缸的用途。（邱秀堂提供）



橫虹臥月外觀是座橋，內裡則是防空洞，也是林家孩子在裡頭躲藏遊玩的地方。





行

行



在這張照片裡，可以看見三種交通工具並存。左方街道旁停著人力車，畫面正中間是汽車，右方則有人騎著自轉車（自行車）。（林嘉澍提供）

有人說早期的臺灣海峽根本是個海葬場，「六死、三留、一回頭」說的是渡海到臺灣的人當中，大約只有三成能平安抵達。而「過番剩一半，過臺灣無得看」則是說乘船到南洋尚有一半的存活機率，若是親人到臺灣，則不希冀還有見到他回家的機會了。



劉銘傳主政時期，林維源督辦的大稻埕鐵路。（林嘉澍提供）

船隻與林家

也許是上天眷顧，林平侯藉由海上貿易迅速致富，平安往來於臺灣海峽，後代子孫也經常穿梭於臺灣與大陸之間。海峽上的貿易，為林家奠下了基礎。



板橋林家在大溪時代與臺北通商、通航的交通工具。（圖片來源：玉山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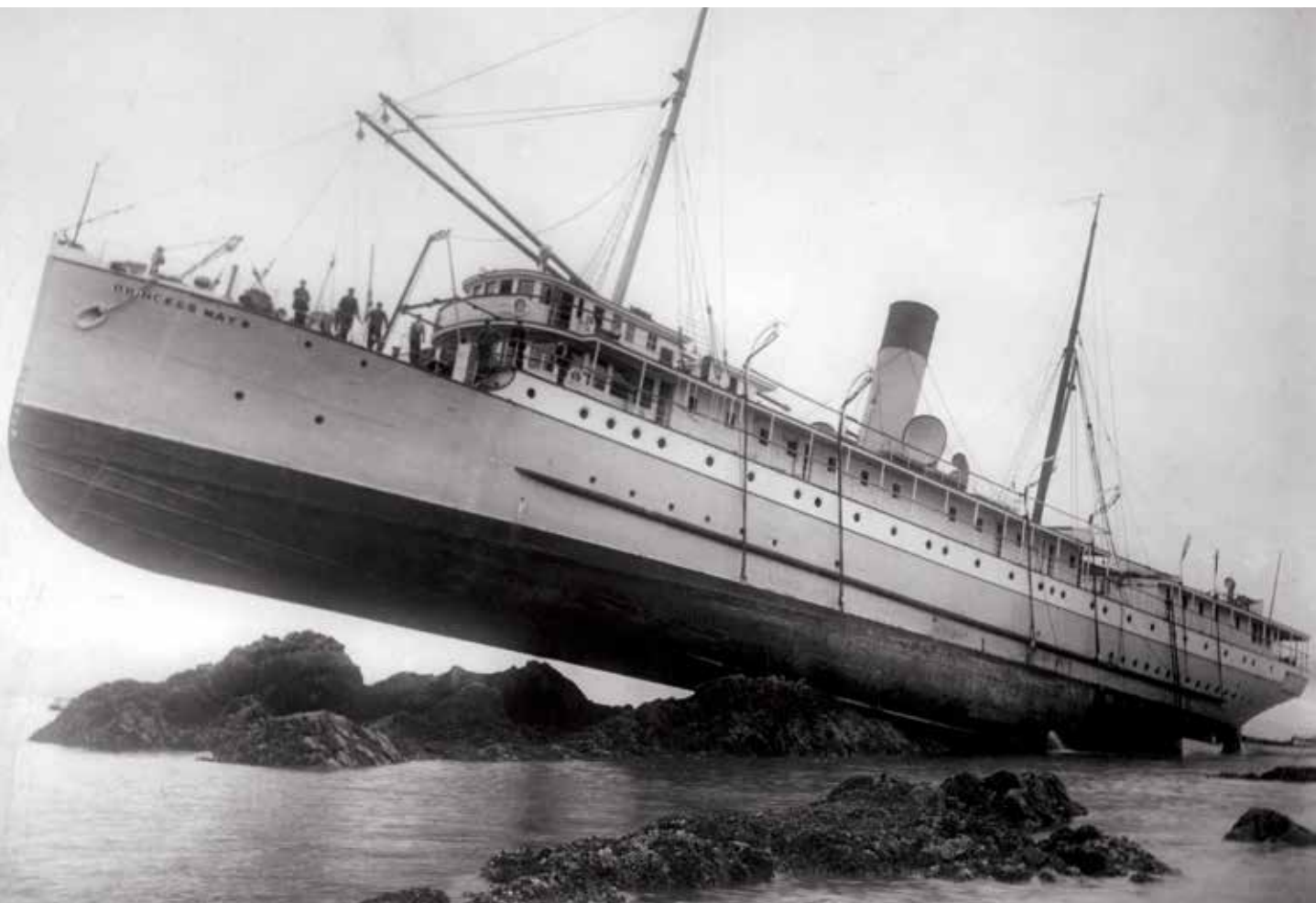


戎克船是清代閩臺間最常見的航運船隻。（林嘉澍提供）



日本名畫家矢崎千代二所繪的1930年代臺灣帆船。
（圖片來源：國家圖書館臺灣記憶資料庫）

1886年，劉銘傳在臺灣設商務局，並向華商募資訂購了八艘輪船，往來航行於臺灣海峽及南洋。其中兩艘向英國訂購的船隻「斯美」（往來於臺灣、上海和福州）和「駕時」（主要航行於香港與廈門），林維源即認購了三分之一的股份，同時還投資現代造船業，臺灣海峽愈來愈安全了，同時也為林家帶來巨額財富。



圖為林維源曾出資認購的「駕時」，此船後來數度易手，最後轉手到加拿大，1910年於阿拉斯加擱淺。
（圖片來源：《中國軍艦史月刊》，第10期）

日治時代，林維源避居鼓浪嶼，雖然他讓每房中推選出代表回臺灣護產，但家業主要仍由林爾嘉處理。林爾嘉大約每個月都得回臺灣一趟，當時所搭的船主要為國際商船。在清末，往來臺灣、廈門、福州的船為英商得忌利士洋行（Douglas Lapraik & Co.）壟斷，臺灣割讓給日本後，日本的商船就取代了英國商船（林衡道先生訪談紀錄，1993）。不管是搭哪一國的船，總之當時在鼓浪嶼上船後可直達臺灣這一點是確定的；林楠曾提及，小時候在鼓浪嶼居住時，可以看見許多外籍船隻停泊在外海，當時飛機還不常見、風險也高，要到日本或臺灣都得坐船，因此航運非常興盛。



1924年首航的蓬萊丸，往返於日本神戶和臺灣基隆，是當時最大的內臺（日本－臺灣）連絡船。林衡道在其回憶錄中就提到曾搭過蓬萊丸。（圖片來源：國家圖書館臺灣記憶資料庫）

除了橫越海峽時搭乘大型輪船，沿海的船隻仍以人力舢板為主，即使是在1930年代左右，舢板還是主要的小型載貨與航行工具。但當時林爾嘉已經有利用馬達發動的私人汽艇，汽艇可載十餘人，並有專職的船長，除了日常往來於廈門之間使用外，可以載著林家人在鼓浪嶼附近遊玩。以現代的觀點來看，不妨想像成電影裡的場景，備有私人汽艇的明星或富豪，在豔陽下駕駛著快船奔騰於碧藍海面上，濺起一波波的水浪，配上頗有南美島嶼風情的景緻，也難怪住過鼓浪嶼的林家人都念念不忘。在陸路方面，鼓浪嶼上完全沒有車，出入主要靠步行，林家共有三頂轎子，每頂轎子只能坐一個人，前後各一位轎夫抬轎，林家人大多坐轎子外出，若有長輩同行，則長輩坐轎，小孩子步行跟隨。



1934年首航的高千穗丸，同樣往返於神戶和基隆，1943年遭美國擊沉，當時船上載有許多臺灣學生。（圖片來源：國家圖書館臺灣記憶資料庫）

車、馬與林家

坐高鐵從臺北到臺南大約只需要90分鐘，場景往前推四十年，從臺北開車到臺南大約需要9個小時。新郎從板橋林家載著喜餅浩浩蕩蕩出發迎親需要花上一整天，再從臺南把媳婦帶回臺北又是一天；穿著婚紗的媳婦，想到旅途遙遠、路程的不便，大約是連水都不敢多喝一口吧？

臺灣的第一部汽車，出現在1912年底，車主是日本人，之後在短短的十年間，臺北街頭已經有出租車，也有私家轎車。同年4月份，板橋林家的林祖壽迎娶臺中清水望族蔡家女兒蔡嬌霞，這場當時代的世紀婚禮，《臺灣日日新報》用了大篇幅報導。



日治時代常見的臺車，用以運輸貨物之外，也可載人到處旅遊。（圖片來源：國家圖書館臺灣記憶資料庫）

1918年，離汽車進入臺灣已過六年，終於出現了臺灣人的車主，一是板橋林家的林嵩壽，另一位是淡水人，是最早購入汽車的臺灣家族。

在馬車、人力車、自行車、汽車交錯的年代，林家是既養馬也養車；有專門養馬的馬伕，也有專門開車的司機。林子畏會開車，但一直都有司機負責開車接送，有時也接送太太和孩子。他也養馬，有空時就常常騎著馬在大稻埕附近四處溜躑，他的司機告訴我們，這是他最愛的「運動」。



日治昭和時期公車已開始營運，圖為臺北市營公車與乘客。（圖片來源：楊蓮福提供）



左圖：1942年的榮町，對街可見到公車。
（圖片來源：李火增攝）

下圖：1935年，臺灣首次使用紅綠燈管制交通，照片地點就在菊元百貨前。（圖片來源：《臺灣日日新報》，1935年10月7日）



林衡道曾提及，祖母喜歡出遊，而且出遊時都由全家陪同，坐著汽車浩浩蕩蕩出門，日本人說這是「大名行列」，也就是諸侯出巡的行列。當時臺北只有一間汽車出租行，祖母就是最大的顧客，每次出遊汽車不夠用，還要請同業支援（林衡道先生訪談紀錄，1993）。

雖然有現代化的汽車可用，但汽油價格高不可攀，大多時候也都是男主人出門洽公時開著車子出去；至於家人外出主要還是以人力車代步。大約在1920年代，人力車相當興盛，林家的孩子上學時，大多由奶媽陪著坐人力車到學校，這一點不管在臺灣、鼓浪嶼、福州或上海都是一樣的；一直到1960年代，臺灣都還可以見到人力車。



1940年代初期，林楠到繁華的上海念書，住的是林家產業，可搭乘輕軌電車或無軌電車到學校；雖然家中有汽車，但主要是父親公務上使用。後來他也買了一臺摩托車，車子一到手，他就和車子一起拍照，可惜如今照片已遺失，林楠的浪漫「羅馬假期」只能靠想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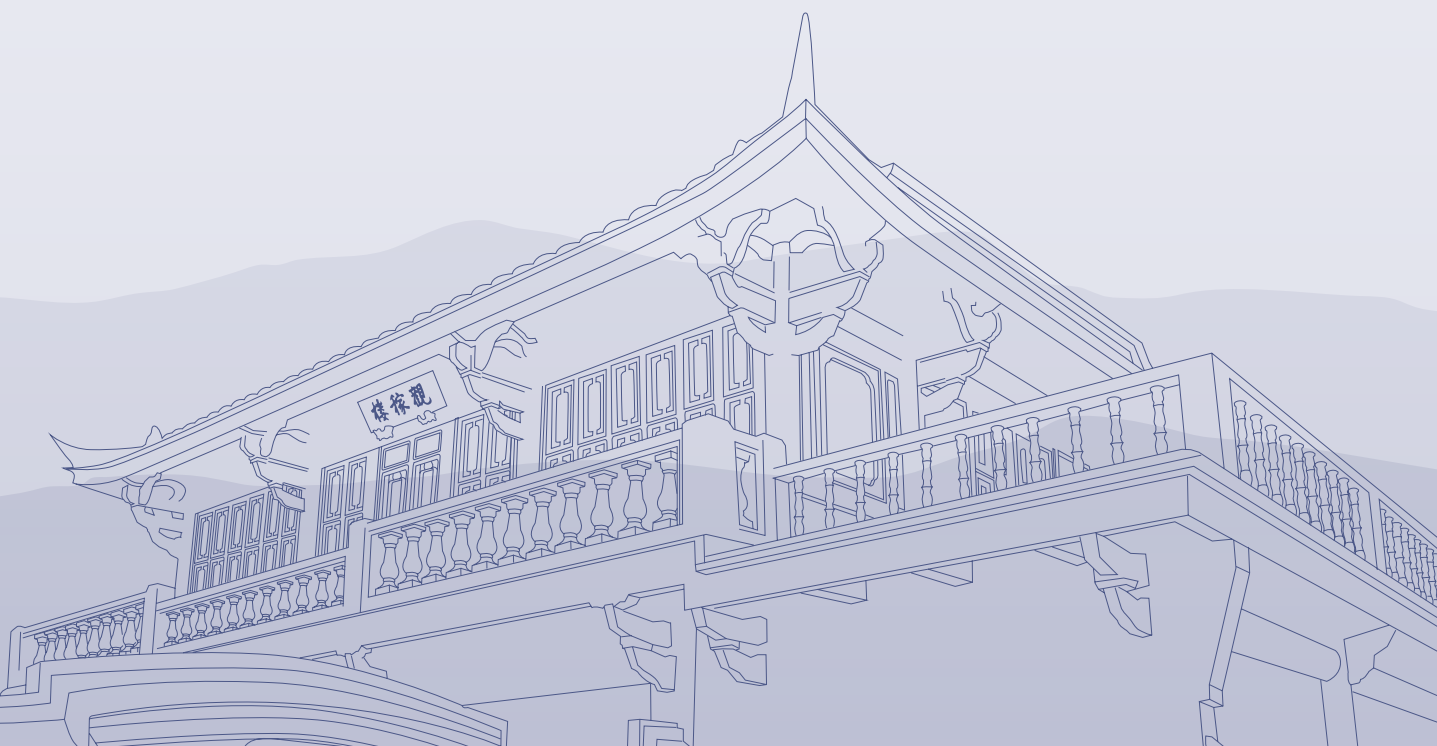
戰後的公車。（圖片來源：秋惠文庫）



1940年的臺北火車站前，常見載人用的人力車。（圖片來源：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在日治時代，自行車即已是常見的交通工具。圖為1930年的榮町（今衡陽路），可見許多自行車停放於亭仔腳（騎樓）。（圖片來源：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育

育



板橋林家在教育這方面，一直以來重視的都是繼承家業而不是科考功名，從林家的孩子所念的學校、科系都反映出這樣的特色。由於要念什麼科系幾乎都由父親決定，因此他們大多念經濟、法律等科系，有些林家人畢業後就進入林家所屬的產業任職，有些則往其他方向發展，例如林克恭在1921年進入劍橋大學攻讀法律和經濟，但他還沒畢業，即轉向西洋美術的領域發展，是當時最早在歐陸習畫的臺灣人²；他的弟弟林志寬念法律，後來成為香港第一位華人法官。



2 林克恭是相當知名的畫家，曾在臺灣、香港和美國舉辦過數次個人畫展，林樸、林若瑜（林剛義三女）則擅長國畫。

林家在臺灣累積一些財富後，為回饋大陸龍溪老家（今福建省漳州市龍海市角美鎮）的林姓族人，由林爾嘉出資成立了林氏義莊，林家人習稱之為「過井」。2006年，林氏義莊被定為中國國家級古蹟。（林楠提供）





兒時教育

大約一百年前，仍眷戀過去清朝統治的地方，還有許多孩子上的是類似私塾的學校，有穿著中式長袍的前清秀才或舉人的教書先生，以傳統方法教著漢學。距私塾不遠處，也可能有現代化的幼稚園，許多有錢人家的孩子穿著西裝，由佣人陪同上學。這樣的景象就出現在林衡道幼年的記憶裡，五歲時，他住在福州三坊七巷，那是著名的官家巷，林則徐、沈葆楨、陳寶琛等都出身於三坊七巷。林衡道的外祖父陳寶琛是宣統皇帝的老師，當然，在這樣的家庭中長大，讀書受學的經驗恐怕不會是件快樂的童年回憶。

五歲時，林衡道由奶媽陪著上幼稚園，也不過去了一、兩個月，由日本回來的父親林熊祥便要他回家接受漢學教育；八歲左右，因為躲避戰亂，舉家遷回臺灣，開始接受日本教育。

初到臺灣的林衡道和幾個兄弟姊妹因為不會說日語無法上學，因此父親租了洋房，並請日本籍的家庭教師照顧四個小蘿蔔頭。由於日本官方規定，要上日本小孩念的小學，必須是國語（即日語）家庭出身，若不是國語家庭，則必須寄養在日本人家裡。因此林衡道和幾個弟妹平常的日子就和老師一起住，每天學習日文，週末回家還必須接受漢文教育。林衡道每每思及孩提時期，就不免抱怨根本沒有童年。



剛隨著父親從福州到臺灣生活的林衡道，因為只會說福州話，不會說閩南話，因此父親林熊祥將幾個孩子送到霞海城隍廟學漢文及閩南話。當時的老師是城隍廟第三代管理人陳章賦，現在廟前的對聯，即出自陳章賦之手。廟門和神壇間的小小空間就是林衡道當時受教的地方。下圖為1930年代的霞海城隍廟外觀。（圖片來源：下圖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樺山小學校是一間原則上只收日本孩子讀書的小學，臺灣人能進入就讀的多是富有人家的孩子，例如辜振甫；林衡道回臺後也曾就讀樺山小學校。（圖片來源：上圖國家圖書館臺灣記憶資料庫，左圖林嘉澍提供）



臺北第三小學校，即南門國小。（林嘉澍提供）

在鼓浪嶼，讀書這件事顯然快樂多了。雖然平常除了上學之外，府內聘有教漢文的師爺，也有各家自請的英文家教和鋼琴教師，但由於林爾嘉是個喜歡熱鬧的人，週末常在府內後花園裡宴客，也常常會和孫子猜字謎、問問學習情況和生活起居。大體來說，鼓浪嶼的林家和在日本統治下的板橋林家比起來，少了政治高壓的環境，生活步調似乎也輕鬆悠閒了許多。

然而，求學過程中難免遇到以捉弄人為樂的同學。林楠提到，中學時在上海念書，就常被上海學生捉弄。有一次，他的哥哥林楷趁教室內只剩兩名學生，立即關上教室的門，和捉弄他們的同學談判，幾個學生打了一架之後，上學便不再提心吊膽了，這是林楠第一次打架的經驗。



鼓浪嶼的英文家教及林紅蕓；府內的家教老師是各家庭視需要才聘請。（圖片來源：《風景的想像力》，p.77）



左邊立者為張福英（林景仁妻），前方小男孩是林桐（林景仁長子），中後方為英文家教，最右邊站立的女孩是林紅芙（林爾嘉五女）。林紅芙已過百歲，目前仍居住在臺灣。（圖片來源：《風景的想像力》，p.81）

相反的，臺灣學生在臺灣上學則占了地利的優勢。日治時代的臺灣，教育是分階級的，日本孩子上的學校都是比較好的學校，不僅師資

好，硬體設施也好很多，一般臺灣人就只能上比較差的學校。因此，臺灣學生若能進入專給日本孩子念的學校，可以想見一定不是來自普通家庭；這些來自富裕家庭的孩子正是教師想攏絡的對象。林衡道在其回憶錄中提及，當時的日本老師也許期望能受到這些孩子父兄的提拔，因此很保護臺灣學生，日本學生看了自然也不敢在這些小太歲爺頭上動土，反而是臺灣學生會欺侮日本學生。他說當時的學生都會帶一把削鉛筆用的小刀，有時日本學生和臺灣學生之間發生糾紛，日本學生會直接打架，臺灣學生卻是立刻拿小刀刺日本學生，很多臺灣學生因此被學校退學。然而其他臺灣學校也不收被退學的學生，於是這些孩子就被送出國讀書（林衡道先生訪談紀錄，1993）。

國外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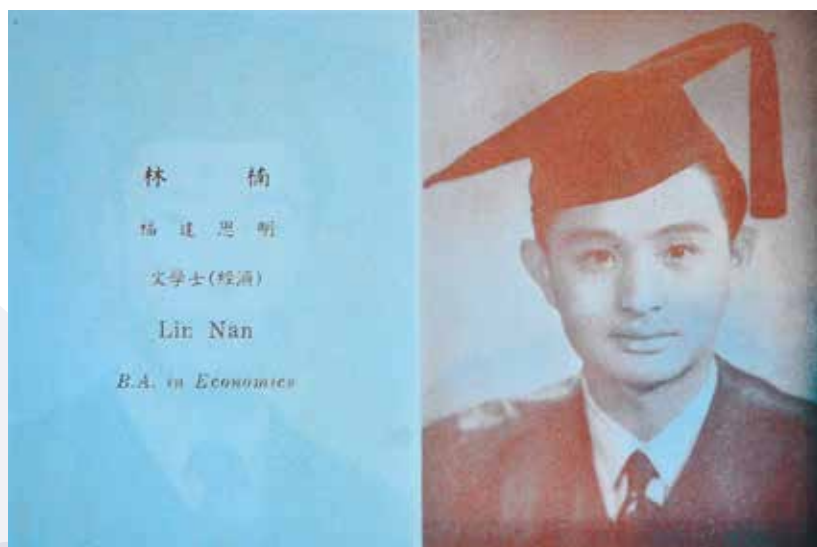
也許是時代與環境的關係，當時代的林家人幾乎都精通三、四種語言。板橋林家人精通日文自不待言，除了留日外，許多子弟也留學英法德等國。例如林子畏就會說法語、英語、日語、上海話和閩南話；在福州長大的林衡道則可以英語、德語、日語、福州話和閩南話溝通。鼓浪嶼的林家人主要留學英國劍橋大學及日本東京帝大。林爾嘉自己曾經遊歷許多國家，也因病住在瑞士六年，推想應當也是專精多國語言，長子林景仁的第三位太太和六子林克恭的太太是瑞士籍，七子林志寬的太太是法國人；崇智、履信兩兄弟同時在日本學習院念書；大房林慕蘭的女兒嚴倬雲、嚴婷雲，二房的林楠、三房的林亮等，則畢業於知名的上海聖約翰大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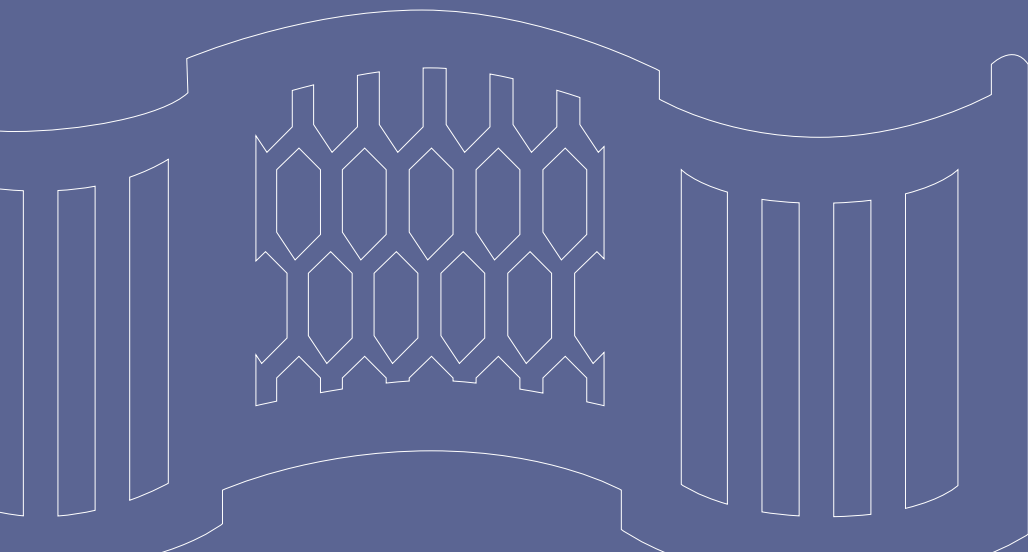
除了古文之外，聖約翰大學許多課程都使用英文上課，為了考進聖約翰大學，林楠聘請家教教英語。聖約翰大學當時在上海是相當知名的大學，也出過許多傑出校友，例如前總統嚴家淦、民國時期國際法庭的名人顧維鈞；設計東海大學教堂、法國羅浮宮入口三角金字塔等知名建築的貝聿銘，以及俞鴻鈞等。（圖片來源：聖約翰科技大學）

也許是林爾嘉在其商業活動中，必須時常接觸外國人，因而體認到國際觀的重要性，許多林家的孩子從小就有家教教英文，出國遊歷也會視情況帶孩子一起去，幾個孩子都是在十來歲時就送到國外念書。

林楠曾提及四伯父林崇智和父親林履信中學時在東京學習院念書。學習院是日本皇親貴族才能念的學校，四伯父和父親能進這間學校，是林爾嘉透過李鴻章的關係才能入學。東京學習院當時的校長是曾經擔任臺灣總督的乃木希典，也許因為這層緣故，對林家並不陌生。也由於兩位林家人認真向學，成績也相當優異，因此特別安排他們和日本親王同一個班級，據說是想藉機刺激親王的學習欲望，後來他父親和日本親王都還持續通信。



林楠的畢業照。（圖片來源：聖約翰科技大學）



校內編輯部，後排左三為林語堂。（圖片來源：秦賢次提供）

林家人出國念書是常態，且常常是很小的時候就出國了。例如林衡道十二歲時就到日本念初中，十二歲的孩子沒辦法照顧自己的生活起居，因此林家大多會再找當地人照顧這些孩子，通常是寄住在當地人的家裡，用現代的說法，就是所謂的homestay。林衡道的父親林熊祥在日本念書時，甚至連妻子、老媽子和丫頭都帶在身邊。一般來說，林家的孩子出國念書時，通常會安排一個可以信任的人在身邊幫忙日常雜事，也就是煮飯、洗衣等。林衡道常說自己是個「末代少爺」，若沒有佣人，生活就無法完全自理，連吃飯都有問題；那個時代，和他有著相似背景的「少爺」或許也有類似情況。

雖然是一家人，但林家不同支系的成長背景差異很大，也因為林家分布在臺灣和大陸，留學地區又分別為歐、美、日，語言有時甚至是不通的。據說，當家族有人回臺灣，又不會講閩南話或日語時，常常就由林子畏當翻譯，他既通上海話、閩南話，又會日文、英文和法文，便自然當起了家族中的翻譯和聯絡人。



聖約翰大學高中部的籃球冠軍隊，攝於1926年。西式教育的聖約翰大學很注重體育，棒球、足球、網球、籃球，甚至高爾夫球等都有許多學生積極參與；聖約翰大學大概是少數校園內還能擁有高爾夫球場的學校。（圖片來源：聖約翰科技大學）



林家樂於助學

過去的人一直都樂於助學，尤其是大家族，向來不吝於幫助上門來求助的學生，林熊徵的學田基金會就曾資助許多學生到日本念書，例如吳三連、杜聰明、連震東等人。據說在日本的留學生若生活困難，也會直接找當時在日本的林家人協助。現在的私立薇閣小學（薇閣是林熊徵的字）亦是林家人依林熊徵遺願而創辦。

林家在臺灣也創辦過幾間學校，例如：板橋林本源園邸旁的大觀義學，是清代時為了消弭北部的漳泉械鬥，希望藉由雙方的學童共同受教的機會，增加互動，而能減少衝突；大觀義學設立後，也帶動起板橋文風發展。日治時代，在臺灣地方仕紳奔走下，「臺灣公立臺中中學校」終於成立（臺中一中前身），創辦人包括：林熊徵、林獻堂、林烈堂、辜顯榮、蔡蓮舫五人。現在許多家長擠破頭想讓孩子去念的薇閣小學也是林家創辦的，第一任董事長盛關頤，是林熊徵的元配。有趣的是，許多林家人不一定知道薇閣小學也是林家的產業，林俊偉即提到，當初想送小孩去薇閣小學，但是抽籤沒抽到，一直到後來才知道原來竟是林家產業；不過，即使是林家人，也沒有優先錄取的特權。

林柏壽文教基金會原本為扶助礦工後代而設，因時代變遷，現已轉為獎助清寒學生；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則獎助臺灣史料研究。



大觀義學。



1908年，時任臺灣總督的佐久間左馬太為表彰板橋林家慷慨捐錢捐地擴建板橋公學校（今板橋國小），遂立「枋橋建學碑」紀念，石碑現在仍位於板橋國小內。



薇閣小學是盛關頤依林熊徵的遺願及遺產創辦，最初是育幼院，後來才逐漸改制。



設被展時 其鄉一或公府政 軍之選

捐出五千石
為文化教育基金

林熊徵宗族已贊成

【本報訊】關於故林熊徵氏遺產捐出五千石，以充為文化教育基金一事，據悉：林氏宗族及族親林熊祥氏等人，亦皆決定贊成，擬由大興興業公司林氏財產中撥出，並請有關人士組織委員會，具體推行事宜云。

△七·三〇 簡明新聞，國語，備南語，客語
△一·一五 預報中午節目對峙
△二·二〇 南管，輕行，山險，堅右開外等
△二·二四 新聞類述
△國語，閩南語
△中環國語謠

△一·二〇 音樂，管絃
△一·二四 悲多芬作曲
△一·三〇 社會公民訓練，（公民訓練委員會主辦）
△一·四〇 婦女問題與義勇
△一·四五 歌詠，復興中華，抗戰必勝

（上平）
民國三十六年
△六·〇〇 國歌，預報

左上圖：林家曾資助許多學生到日本念書，吳三連（中）也是其中一人。（圖片來源：吳三連史料基金會）

左下圖：林熊徵捐出遺產設立學校的新聞報導。（圖片來源：《民報》1947年1月4日，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提供）

右圖：杜聰明是臺灣第一位醫學博士，其長女杜淑純後來嫁給林衡道。（圖片來源：財團法人杜聰明博士獎學基金會）





樂

樂



過去的孩子，娛樂項目和現在的孩子是大大的不同，
在沒有3C、電視的年代，孩子怎麼打發童年時光呢？



端午節的龍舟競賽，是老一輩臺灣人的共同回憶。左圖為1930年大稻埕一帶淡水河上的「扒龍船」，右圖為1928年士林基隆河上的龍舟競賽，皆可見河岸有許多人圍觀吶喊。（圖片來源：左頁秋惠文庫，上圖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鼓浪嶼的休閒生活

綜觀來看，童年過得最開心的非鼓浪嶼林家人莫屬。在鼓浪嶼生活的這一系列，大多都提到林爾嘉愛跟孫子聊天、玩在一塊兒，府內也常常宴客，一直都很熱鬧。而且林爾嘉相當開明、國際化，男孩女孩一視同仁，對於女孩的行動和教育並沒有特殊的限制。

府內設有撞球間，位在大樓一樓，林楠還不到十歲就會打撞球了，不管是賓客或林家人，在府內打撞球是常見的娛樂，兩旁還有沙發可供休憩。但林爾嘉本身是不打撞球的。

由於鼓浪嶼環海，夏天時，孩子常跑到海邊游泳、釣魚。由於菽莊花園旁就是沙灘，林楠說他們都是直接穿泳衣、泳褲從家中到海邊游泳。林家又有自己的汽艇，各自家庭會坐船出遊。



第二排中間戴眼鏡的是林爾嘉，他後方兩名穿西裝戴高帽及假鬍子的是第四及第五位太太，右三穿傳統婚禮鳳袍的是林克恭的瑞士太太海蒂，她右手邊戴著兩撇大鬍子的就是林克恭；林楠坐在林爾嘉前方偏左的位置。鼓浪嶼的cosplay，已不清楚拍攝年代是何時，唯見照片中人刻意的裝扮相當有趣，林爾嘉確實是個自由派作風的大家長。（林楠提供）

當時鼓浪嶼林家年紀相近的孩子不少，到了晚上，這些孩子會聚在花園裡玩捉迷藏，夜色昏暗，有時找不到出口，還得勞動大人把孩子一個一個找出來。

此外，許多林家人都精於音樂。大約每一至二週，就會在大樓一樓的綠廳裡舉行小型的家庭音樂聚會，林楠的母親、林鼎禮三子林橋³鋼琴都彈得很好，林克恭則精於小提琴，聚會時有人彈琴、有人唱歌，氣氛愉悅。

林楠提到，母親非常喜歡音樂，幾乎每天早上都會在家中客廳彈鋼琴。由於家中有留聲機，她常用留聲機播放交響樂、歌劇等，林楠也因此耳濡目染了不少西洋古典樂。

在上海讀聖約翰大學的林楠，生活更是多采多姿。聖約翰是非常西化的學校，其宗旨是教育男孩個個成為紳士，男女學生之間的分際和交往限制較少，校內學生有時會自己舉辦舞會。另外，林楠也去過當時上海紅極一時的百樂門跳舞，和朋友一起喝咖啡、吃西餐和看電影。他說起當時上海的華麗、厚實柔軟的地毯、充滿異國風的餐點，神采飛揚。

3 林橋曾受教於當時著名的義大利鋼琴家及指揮家梅帕契（Mario Paci，李斯特的嫡傳弟子，後來擔任上海交響樂團團長達23年）。林楠說，林橋在上海有一場個人的鋼琴演奏會（約1947年左右），包含參與音樂會的所有聽者都穿著正式的晚宴禮服，林橋卻穿著長袍上臺，演奏完畢，聽眾全體起立鼓掌；當時會去聽音樂會的人以外籍人士為主，中國人還不太會去聽西洋音樂演奏會。



林楠愛好釣魚，來臺灣後也常到海邊游泳、釣魚，有時還會特別在凌晨約莫四、五點時搭第一班火車到淡水（當時還有北淡線），找一名熟識的老漁夫，準備好便當約在六點鐘搭老漁夫的舢舨出海海釣；他住在洛杉磯時，常常跟著大船一起出海釣魚，結束就把魚交給船上的員工處理好，回家分送親友。（林楠提供）



過去到淡水搭北淡線鐵路，約需50分鐘。（圖片來源：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左圖為林履信和孩子，照片的狗是他養的寵物狗，養寵物狗也是日治時代的一大流行，他到東南亞時還買過猴子回來當寵物。右上圖是林楷和林若瑾，讓人驚豔的是林若瑾腳下的滑板車，原來滑板車這麼早就出現了！（林楠提供）



上圖：照片地點不明，最前方盤坐者是林楠的祖母，最右是母親，左邊是四姑。也許是利用美好的午後出外野餐所拍下的照片。（林楠提供）



左圖：林楠大學畢業後就到父親在香港的公司工作了兩年，照片拍攝於香港跑馬地。（林楠提供）

林家在臺灣的休閒生活

相較之下，臺灣的林家人恐怕沒那麼快樂自由了。日治時代，臺灣男女分際還很嚴謹，例如看電影時，男性和女性不能同坐；即使是做生意的店家，臺灣女性大多負責內務，必須拋頭露面的工作，如侍者或店員仍多由男性擔任。當時林家的女性幾乎沒有娛樂可言，既不需要外出採買，也不需要做針線等女工的小姐、太太，在家時就打打麻將，外出則必須是在先生出門時，太太才能一起出門走走，雖然不致於大門不出二門不邁，但也不若同時期的上海或鼓浪嶼林家來得自由。

不過，生活倒也不全然是沉悶的，臺灣的溫泉一向有名，林家在陽明山就挖過溫泉，也經營過旅館生意，暑假時會全家一起到陽明山避暑、冬季泡溫泉，有時也會包車出遊。草山的眾樂園是日治時代知名的公共澡堂，林楠曾經去過一次；林柏壽、林子畏及華南銀行在草山均有溫泉住宅或招待所。草山眾樂園中設有休憩區及撞球桌，撞球於清朝時期傳入中國，林家鼓浪嶼府內也有撞球間，因此林家的小孩大多很早就學會打撞球。

林衡道小時候曾至北投公共浴場泡湯（今北投溫泉博物館），於週末時搭乘北淡線鐵路至新北投站下車，再步行約200公尺即達目的地。浴場內有販賣部，販售飲料、餅乾及當時很流行的森永牛奶糖，也提供撲克牌、象棋等消遣，天黑了才搭火車回臺北（戀戀臺灣風情，2014）。

林楠和林俊偉也都提到，林家的男主人大多會請玩具商把玩具帶到林家，讓孩子們自己挑選，這大概是林家人童年最快樂的回憶之一。



國際大旅館在日治時代曾經是林家產業，許多林家人夏日在此避暑、冬日泡溫泉。



1930年代自總統府頂樓往外拍攝的照片，路底左側高樓即是著名的菊元百貨，是臺灣史上第一間百貨公司。據說林子畏很喜歡逛百貨公司，更愛買皮箱和西裝，家中有數百款皮箱和上千套西裝，林家在六〇年代末期搬出五落大厝時，光是林子畏的皮箱就堆了好幾個房間。（圖片來源：南天書局）



菊元百貨中元節大拍賣的廣告。（圖片來源：《臺灣婦人界》雜誌，1934年7月號）



榮座成立於1902年，一開始是歌舞伎表演，林衡道曾提及在榮座看過短劇，在放映短劇前還有魔術表演。（圖片來源：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金生儀鐘表行成立於1923年，板橋林家著名人物「桃仔舍」林嵩壽是其重要客戶，據說只要有新錶就會先請林嵩壽看，因此他收藏了不少名錶；林嵩壽同時也是臺灣最早擁有汽車的車主之一。（圖片來源：左圖金生儀鐘錶公司）



一般富裕人家都會收藏一些字畫，板橋林家亦不例外，林柏壽生前有許多的古物收藏，後來並贈與故宮，圖為唐代褚遂良臨王羲之蘭亭序，是他最珍貴的收藏品之一。據說板橋五落大厝裡也收藏了些宋元善本，但林俊偉說那些書因為潮溼的緣故幾乎都腐爛了，殊為可惜。（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

做生意是林家本業，因此，在中日臺三地之間往返相當常見。除此之外，許多孩子在念書時期就到過歐美各國旅遊，林衡道學生時期除了遊歷日本各地之外，也在暑假期間到過滿洲（中國東北）、江南，以及夏威夷和美國。

林楠在大學暑假期間曾帶著幾位同學到鼓浪嶼玩，他的同學見到林家的豪宅相當驚奇，或許是沒想到，原來東南沿海也有不輸上海的富庶與奢華之地。



大學時期，林楠和同學一起到太湖遊覽。（林楠提供）



這張照片拍攝的地點可能是蘇州或無錫。照片中人都是林楠在聖約翰的同學，最後排中間是林楠，左邊是表哥；照片中著軍服的是已經從軍的同學。（林楠提供）



左上圖：1935年，臺灣史上第一次舉辦博覽會，當時拍下美麗的臺北街頭夜景。（圖片來源：國家圖書館臺灣記憶資料庫）

右上圖：在林本源邸做為臺灣博覽會鄉土館展場的同時，日本內地東京也發行了介紹林家花園與板橋林家的指南。（圖片來源：《林本源庭園案内》，1935年）

下圖：1935年臺灣博覽會的街頭遊行。當時主要展場在臺北市內，板橋林本源邸為鄉土館展場。（圖片來源：南天書局）



日治時代淡水已有海水浴場，林楠雖然是民國以後才回來臺灣，也提過曾去淡水海水浴場。此圖組為當時淡水的名人洪以南長子洪長庚所拍攝，當中可見男性的泳裝竟然是連身的，而一般婦女似乎仍不敢穿著泳衣。（洪致文提供）







榮星兒童合唱團亦是由辜偉甫創立，林楠提及某一年中秋，他和辜偉甫等人到碧潭賞月，當時主賓坐在一條船中，兒童合唱團坐在另一艘船上，聽歌、賞月、品酒，是難忘的回憶。（圖片來源：財團法人白鷺鷥文教基金會）



人物速寫



林楠和母親王寶英。（林楠提供）



從右到左為林爾嘉、林履信、林楠。（林楠提供）

林維源 → 林爾嘉 → 林履信（五子） → 林楠

每次約訪林楠都約在時尚又有口碑的洋食咖啡店裡，常吃外食、也吃慣美食的他顯然對食物口味有很高的標準。

林楠出生於臺灣，大約六歲左右就到鼓浪嶼生活，童年及至大學畢業期間，生活顯然是一件美好的享受，提及過往多是愉快的回憶。大學畢業後到香港工作了兩年，約在1950年代初期，因為父親健康狀況不佳才回到臺灣。畢業自以培養紳士為宗旨的上海聖約翰大學，確實可見林楠紳士風度與良好教養，從小穿慣西裝的他，每次約訪時也都穿著合宜的西裝、說話輕而謙遜。2013年，大陸地方政府邀請新北市文化局板橋林本源園邸管理人員及臺灣林家人回廈門鼓浪嶼參觀，慶祝菽莊花園建園百年紀念。



從左到右分別為林子畏的太太（曾就讀蓬萊公學校）、林俊偉的太太黃春季、林子畏生前最後一任司機阿福。林子畏跌倒住院後阿福就在醫院裡照顧他，直到林子畏過世。



文化大學退休教授林俊偉。

林維源 → 林松壽 → 林子畏 → 林俊偉

林俊偉目前已自文化大學退休，但可沒過著閒雲野鶴的生活，擔任林家祭祀公業的委員，有時還得跑法院處理過去留下的地籍問題。他曾提到從前的人有時在登記地籍時，把奶媽、司機都寫進去了，現在要處理地籍就需要一個一個把人找出來，然而許多人早已失聯，遂留下許多無法處理的土地。再加上過去雖然有當家的主人，但最了解家中土地狀況的往往是管家，不是主人，因此在父祖輩相繼過世後，土地狀況就更難釐清了；常常在辦理地籍時，還是地政事務所的人員告知何處還有林家的土地，連上法院都會被質疑怎麼林家人自己不知道哪裡有土地呢？他很無奈的說，實在是真的不知道，畢竟過去不同於現在，電腦紀錄清清楚楚，過去的資料一旦遺失，要想證明土地是不是林家的都很困難了。



受外公林衡道影響，
對文史非常有興趣的
林嘉澍。

林爾康 → 林熊祥 → 林衡道 → 林蕙瑛 → 林嘉澍

林嘉澍在外公林衡道身邊跟著跑遍全臺大小古蹟約9年，目前在旅行社擔任歐洲線導遊，頗受好評。

訪談間聽得出來林嘉澍對林衡道的景仰，他也嘗試重新出版《鯤島探源》，但因為版權問題難以處理而作罷。

除了林衡道曾經說過的故事，林嘉澍也提到一些玄妙的經驗。外公過世後不久，大約隔了一兩年，他曾夢到外公站在福州式亭子下遠望，當時還不能理解這個夢。過不多久，突然有人打電話到旅行社詢問大陸旅遊團，正好是林嘉澍接的電話，但他是歐洲線導遊，這團大陸旅遊團本不該由他帶團，奇怪的是，最後還是由他帶團了，而地點湊巧是廈門、湄洲和福州等地八日遊。到了福州，前來接應的當地導遊，林嘉澍一看就知道是林家人，因為那人的長相幾乎就是二十歲時的他，問過之後也證實確實是在福州生根的林家人。林嘉澍於是要求對方帶他到林衡道生活過的三坊七巷走一遭，他拍了許多照片回來，並在林衡道的墓前焚燒，之後也沒再夢過外公了，這是林嘉澍至目前為止唯一一次到福州的經驗。



林爾嘉半身照。（林楠提供）



林楠於2012年回鼓浪嶼所拍下的林爾嘉銅像，為大陸地方政府於菽莊花園內新立的銅像。（林楠提供）

林爾嘉的這張照片保存相當完好。由於林家人口衆多，也常四處遷移，再加上時代的紛擾，許多照片都已散佚，這樣的照片更顯珍貴。

根據林衡道的回憶錄，日本統治臺灣初期，臺灣人仍愛用中國的銀元，為了取信臺人，日方甚至請林爾嘉在鈔票上簽名，以示貨幣具有可信的價值，才使貨幣逐漸流通。

林爾嘉有許多在當時人來看的奇特之舉。例如他讓二子剛義和三子鼎禮同一天結婚，謂之最早的集團式結婚；二子剛義和五子履信的太太是姊妹，林楠說，通常不會有家中兄弟娶另一家姊妹，這種情況算是相當少見。此外，林爾嘉也喜歡改媳婦的名字，因此他的媳婦名字中都有個「英」字並非巧合。



林履信和王寶英的合照。（林楠提供）

林楠的父親林履信年輕時即和哥哥到日本念書；母親王寶英則是華僑王敬祥之女，從小在日本長大。王敬祥家族在清末到日本發展，後來成為同盟會神戶支部部長及日本華僑聯合會會長，在孫中山革命時出資相助，現在神戶還有孫文紀念館，仍由王柏林（王敬祥長孫）任館長；現在的金門民俗村是王家發達後回鄉所建。另外，戰時政府曾借用王家為司令部，因此政府曾出資整修建物，現由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管理。



林子畏與其家人的照片。
(林俊偉提供)

林子畏60大壽。(林俊偉提供)

林子畏長相俊秀、身形也好、皮膚更好。據說他晚年因身體狀況不佳常住馬偕，連皮膚科醫生都跑來看，為什麼九十歲的老人家皮膚還能那麼好、怎麼保養的。他的司機阿福說，林子畏年輕的時候，人家都叫他「りんご」（日文發音如「令果」，蘋果之意），就是因為皮膚好得不可思議。

據了解，林子畏是個相當聰明的人，學什麼都快，但可能是對經營公司的繁瑣行政不感興趣、或者太容易相信別人，以致於開過很多公司，而這些公司後來都讓底下的人鳩占鵲巢。



林衡道晚年在林安泰古厝的身影。（林嘉澍提供，林樂群攝）

林嘉澍形容林衡道帶團導覽古蹟時，光采四射，無人能及，聽眾都被深深吸引，也因此，據說他異性緣很好，但卻僅止於禮，從未逾矩。林衡道對古蹟的重視與推廣，帶動起臺灣的文史工作與保存，那些年漸漸發展出現在所謂的文史工作室，可說是臺灣史蹟保存的啓蒙和先驅。



結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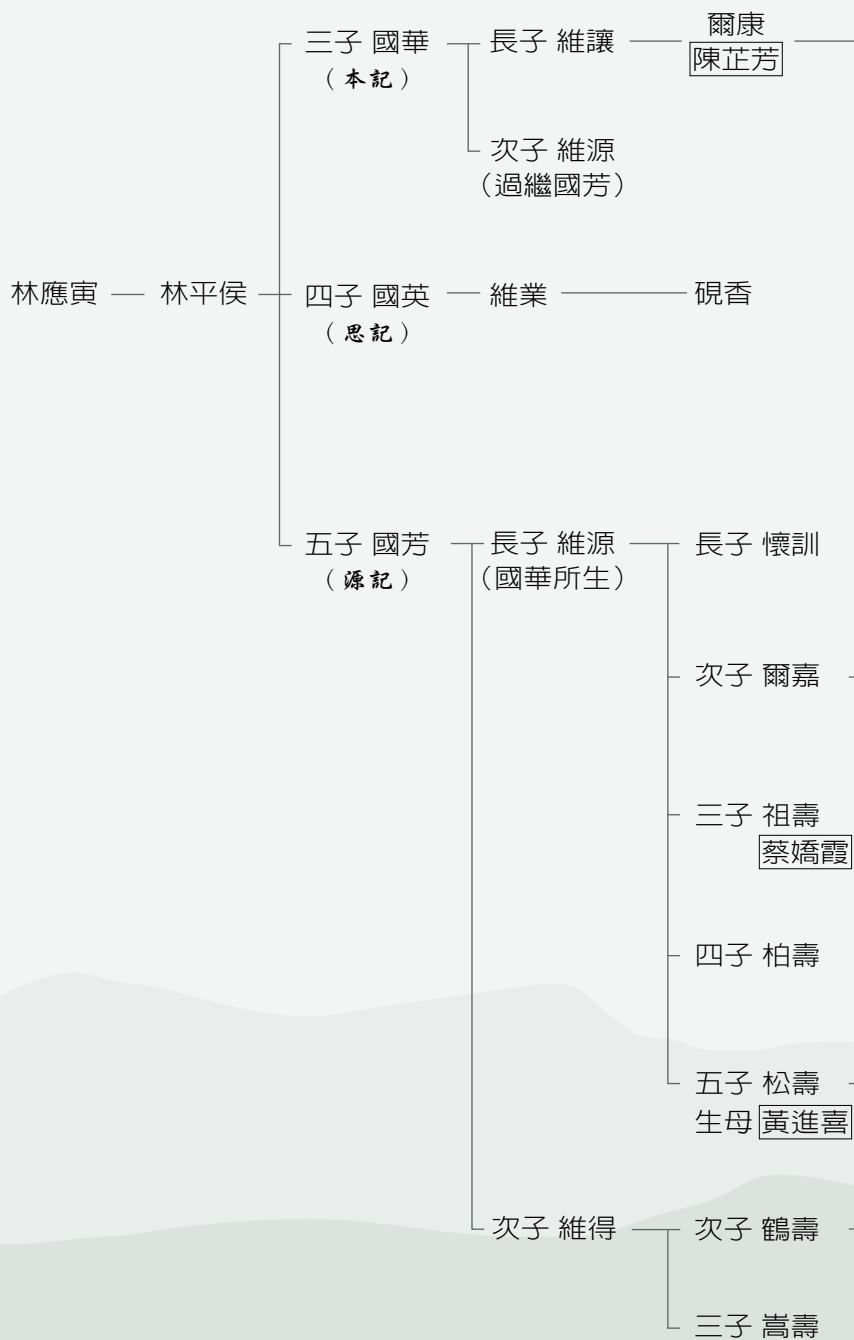
兩百年，在歷史的長河中只如漣漪，在臺灣卻捲起了驚濤駭浪，尤其在近一百年裡，生活型態有了重大轉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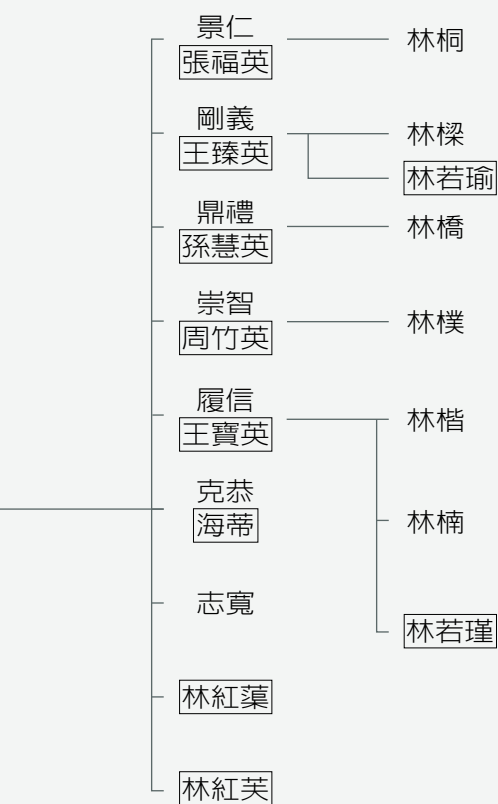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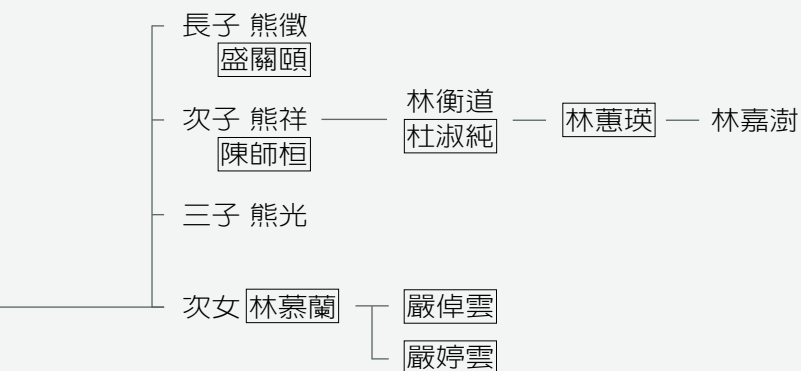
飲食方面，原本只是傳統閩式和客家式飲食，到了日治時代，逐漸形成有自己個性的「臺灣菜」；衣著方面則從傳統漢服迅速西化，這當中包括斷除清代髮辮和纏足；住宅當中最大的變化莫過於電和水的應用；交通方面的進步，徹底解放空間對人的限制，生活圈得以進一步擴大；教育和娛樂也在日治時期與國際發展接軌。

板橋林家在一波轉變當中不僅迅速適應環境，而且長期扮演推手；又由於林家地位特殊，透過林家人所描述的古光片羽，不僅看到兩岸三地不同的生活環境，也看到臺灣社會史中較少著墨的日治時代生活。

板橋林家

世系表





陳芷芳哥哥陳寶琛（宣統帝的老師）

陳師桓父親陳寶琛

蔡嬌霞父親蔡蓮舫（臺灣中部望族）

盛關頤父親盛宣懷（清末朝廷大臣）

杜淑純父親杜聰明（臺灣第一位醫學博士）

王臻英、王寶英父親王敬祥（日本華僑富商，贊助國父革命）

註：1. 本世系表僅列出書中提及之林家成員。

2. 名字加上外框者為女性。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板橋林家的生活 / 林寬裕總編輯. -- 新北市：
新北市文化局, 2015.06

面：公分. --

ISBN 978-986-04-5118-4（平裝）

1.林氏 2.家族史 3.生活史 4.新北市板橋區

544.2933

104009787



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

發行人：朱立倫

總編輯：林寬裕

監製：于玟、翁玉琴

企劃編輯：曾繼田、吳柏勳

企劃行政：許元齡、曾錦真

出版主：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編輯／設計／攝影：日創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印刷：曦望數位設計印刷庇護工場

地址：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61號28樓

電話：(02)29653061-3

GPN：1010400890

ISBN：9789860451184

出版日期：2015年6月

定價：500元



國定古蹟

林本源園邸
The Lin Family Mansion and Garden



新北市政府
Cultural Affairs Department,
New Taipei City Government

文化局

ISBN: 978-9860451184



9 789860 451184

GPN:1010400890